

後村居士集

六

後村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四

序

趙虛齋注莊子內篇序

往歲水心葉公講學析理多異先儒習學記言初出南塘趙公書抵余曰葉猶是同中之異如其則真異耳余駭其言而未見其書也端平初余爲玉牒所主簿趙爲卿攝郎右銓趙爲侍郎朝夕相親稍窺平生論著於書易皆出新義雖伊洛之說不苟隨惟詩與朱子同且語余曰莆人惟鄭漁仲善讀書子可繼之勿爲第二流人鄭名樵所謂夾漈先生者余謝不敢當方欲盡傳其書俄皆去國矣耆雋凋落舊聞益荒太常博士鄭君彝叟道莆爲余言虛齋趙公方爲諸經作傳余固厚公以書叩問公荅云云大指多與南塘合然靳惜未肯輕出曰出之將駭一世矣余既老病無復四方之役常恨不得挾冊以從公游一日於親友家得公所作逍遙遊解盡黜舊注自成一家以數明理以理斷疑如日曆然起一筭子而千歲之日可知如國棋然下一冷着而滿盤之子皆活訥而辨簡而盡心竊歎伏遂從公求得內篇本旨而傳錄焉余少亦嗜此書至是悟而笑曰許多年在郭象雲霧中乃今彷彿見蒙叟戶庭矣又悟世儒箋傳

之學直隨聲接響按摸出擊亦如水心南塘如虛齋延
可謂之善學因添園之言以推它書其高妙精詣切於
世用抑又可知也南塘自以爲學講於旃厦公行
矣扈蹕甘泉開卷灑爽盡所諸書獻之乙覽列之學
官與天下共之毋徒藏名山而俟來哲也

唐人五七言絕句序

野處洪公編唐人絕句僅萬首有一家數百首並取而
不遺者亦有複出者疑其但取唐人文集雜說令人抄
類而成書非必有所去取也余家童子初入塾始選五
七言各百首口授之切情詣理之作匹士寒女不棄也
否則巨人作家不錄也惟李杜當別論童子請曰昔杜
牧譏元白誨淫今所取多邊情春思宮怨之什然乎余
曰詩大序曰發乎情性止乎禮義古今論詩至是而止
夫發乎情性者天理不容泯止乎禮義者聖筆不能刪
也小子識之

本朝五七言絕句序

唐絕句詩選成童子復以本朝詩爲請余曰茲事大難
楊劉是一格歐蘇是一格黃陳是一格一難也以大家
數掩群作以鴻筆兼衆體又一難也昔趙公履常欲編
本朝詩輒止其意深矣余病眊舊讀不能盡記家藏前

人文集苦不多里中故家書類散落不可借暇日姑取所嘗記誦南渡前五七言亦各百首授童子或曰本朝理學古文高出前代惟詩視唐似有愧色余曰此謂不能言者也其能言者豈惟不愧於唐蓋過之矣

中興五七言絕句序

客問余曰呂氏文鑑起建隆迄宣靖何也曰炎紹而後大家數尤盛於汴都其人非朝廷之公卿即交游之父祖並存則不勝記誦之繁精揀則未免遺落之恨去取之際難哉客曰子選本朝絕句亦此意乎曰固也客曰昔人有言唐文三變詩亦然故有盛唐中唐晚唐之體晚唐且不可廢柰何乎詳汴都而略江左也余矍然起謝曰君言有理乃取中興以後諸家五七言各選百首內五言最難工前選猶有未滿人意者此編則一一精善矣窮鄉無借書處所見少所取狹可恨惟此一條爾至於江湖諸人約而在下如姜夔劉翰趙蕃師秀徐照之流自當別選客曰文鑑可併續乎余曰以俟君子

王隱君六學九書序

近世舟家如鄒子益曾景建黃天公皆余所善惟白王蟾不及識然知其爲閩清葛氏子鄒不登七十黃曾僅六十蟾尤夭死時皆無它異反不及常人余益不信世

之有僊而丹之果可以不死也晚使江左始識丹池玉
君示余所著書余讀而異之因記曩與諸人語鄒專佞
佛黃涉獵道家書不能精蟾學與黃類惟景建浩博可
畏扣之不窮三人者不足以涉其藩其矣丹池之書似
吾景建也丹家所知有所限止君於析理本洙泗接關
洛於周子太極圖之外爲新圖焉未知與譙天授袁道
索何如也於談禪離句義合儒釋爲大覺牟尼圖焉覺
範如壁輩不及也於道家本易老參同契其說精詣殆
麻衣崆峒道士所未發也於兵法起風后至武侯上下
數千年圖其分合抉其微妙有薛季宣蔡季通所未解

也論世事皆中窠臼鑿鑿可行則種放常袞之儔匹也
爲文章散語老辣韻語高勝亦曼卿子美之彷彿也嗟
夫景建已矣痛亡友之不侔喜斯人之猶存乃序其書
而歸之君交游皆大貴人持論不少貶屈如勸史丞相
早退與鄭丞相論邊事皆可傳亦坐此落泊歲不我與
栖栖道涂方求所謂大藥貴者余扣君曰僊家所謂三
千功行者何也君曰活人爲第一義余有志無力今以
書幣招我者實位將相臨方面南北生靈所賴以休息
者有福德有資力吾事其遂濟乎余始悟安期生畫策
梅福上書始未嘗不冀有遇不遇乃遁去耳又扣君曰

吾聞僊者曰純陽曰無漏鄒晚置妾曾在道州生子黃葛不能無婦人君亦然何也君曰若所言內丹也可以延年爾大丹成則飛騰變化去矣余欲留君共究其論春江渺然風怒航駛極目久之君許它日訪余商推而君遊無期余歸有日未知尊酒相屬於何處也君名允恭字元肅會稽人

季父易藁序

易孝有二數也理也漢儒如京房費直諸人皆舍章句而談陰陽災異往往揆之前聖而不合推之當世而少驗至王輔嗣出始研尋經旨一掃漢學然其弊流而為玄虛矣本朝數學有華山陳氏河南邵氏今邵氏之書雖存通者極少理孝有伊川程氏新安朱氏舉世誦習衆說幾廢余嘗恨程邵同時不相折衷曰傳曰皇極經世圖譜遂判為二書而不可合天下豈有難通之書亦豈有理外之數哉噫易更三聖說易者非一家程氏排臨川之學者及教人讀易必先輔嗣介甫朱氏尊伊川之言者至本義則多程氏所未發議論以難疑問答而詳義理以講貫切磋而精此季父易藁之所為作也初余為建陽令季父訪余懸齋因質易疑於蔡隱君伯靜後二十餘年而書成大旨由朱程以求周孔由周孔以

求義文其篤守師說雖譙天授袁道潔無以加視世之高談先天徑造微妙者彼虛而此實矣季父名彌邵字壽翁中歲弃科舉閉門著書動必由禮行義爲鄉先生家貧食于季晚舍去併學俸卻之太守眉山揚侯棟郡博士括蒼俞君來即學爲堂示舍蓋之意季父僅一至焉後揚侯使本道又論薦于朝不報卒年八十二俞君乃取昔所卻俸爲刊易藁而授簡其猶子克莊序之

張昭州集序

淳祐丁未予自少蓬免歸後村衰耗發退巷無行迹一日有奉函書剥啄柴荆者問之則辰州糾曹張楸之使也亟發書索繭無它辭而橐其先大夫遺文四十卷以請曰惟先友序之余因記曩游桂幕臺閫森立賓佐人務彙銑出新奇中上官意大夫君方監郡獨夷澹自守專以寬靜裨大尹綏遠人遇休沐或風日佳時必命客聯騎縱覽岳壑徜徉永日旣而詔以君牧昭州同志餞之于湘南樓時予知君持身如古君子愛民如漢循吏餘事見於翰墨而已未深叩而細論也至是盡讀所謂四十卷者喟然歎曰前日之量君者不亦淺哉君之詩師石湖誠齋然出入衆體與某太守云未能子字良但欲凡事錢嚴瀨云策勛藁笠上自是一雲臺蒼二禽

云憂凡行不得勸客不如歸酷類其師秋雨云獨木乘
危涉勞薪帶濕吹夏夜云蝙蝠迴旋舞蚊蟲跋扈飛類
唐子西雜詩云阮孚幾蠟屐晏子一狐裘又云移封初
悶悶通道忽陶陶類陸放翁紫牡丹云紫垂戶外瞻天
近綠墜樓前到地香類二宋南樓晚望云江漢西來天
地白咄咄逼蘇子美石曼卿四六師平園帖受精確雖
猝遽應酬之作皆有義理之脉它文亦多可傳誦君之
所蘊如此而余初不能知其甚矣余之淺陋可愧君之深
厚可敬也當寶紹間仕有捷徑挾他繆巧立致顯融君
方掩鼻權利白頭斗壘在時輩中最爲滯留端平改紀
獎擢廉退而君不少需以死矣昔與君別掾未勝衣今
遂能會粹手澤來求予文回首舊遊邈焉二紀撫卷感
愴旣以君之才不極於用爲君恨又以君之子能傳其
業爲掾喜也君吉之永新人名潞字東之

綱山集後序

學必有師師必有傳人揚雄之徒以侯芭爲傳人授業
河汾之門者衆矣以董常爲傳人侯董皆窮鄉匹士功
業不著于世而師道之傳在焉隆乾間南方學者皆師
艾軒先生席下生常數百人去而貴顯者相望然自先
生在時言高弟必曰綱山後先生卒六十載學者論次

先生嫡傳亦必曰網山夫未遇一布衣死則死矣而能
亢其名與當世大儒並行非孟氏所謂豪傑之士乎余
嘗評艾軒文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它人
極力摹擬不見其峻潔而古奧者惟見其寂寥而稀短
者縱使逼真或可亂真猶虎賁之似蔡邕也優孟之似
孫叔也若之似夫子也形也至於網山論著句句字
字足以明周公之志得少林之髓矣其律詩高妙者絕
類唐人疑老師當避其鋒它文稱是然甫五十而死子
名簡子字綺伯客死其後遂絕余童子時師事綺伯又
與網山之嫡孫行林侯肅翁交友肅翁既序其遺文矣
某復識其後網山林氏名亦之字學可福清人一號月
魚先生

樂軒集序

初網山既得師傳嗣講席戶外之屨幾半艾軒於是網
山之徒又推樂軒爲高弟一日侍網山謁老艾艾受其
拜接之如孫然網山僅得中壽使其高年未必終窮也
樂軒七十五廼死年出於其師而窮尤甚於其師城中
無片瓦僑居福清縣之橫塘開門受徒不足自給至浮
游江湖崎嶇嶺海積鏹得百千歸買田數畝輒爲人奪
去士之窮無過於此矣今讀其文講學明理浩乎自得

不汲汲於希世求合管窺雪案猶宗廟百官也菜羹脫粟猶堂食萬錢也入則課妻子耕織勤生務本有拾穗之歌焉出則與諸生弦誦登山臨水有舞雩之詠焉自昔遺佚阨窮之士功名頓挫時命齟齬往往有感時觸事之作以洩其無慘不平之鳴若虞卿之愁韓非之憤墨翟之悲梁鴻之噫唐衢之哭是已樂軒平生可愁可憤可悲可噫可哭之時多矣而以樂自扁樂之為義在孔門惟許顏子先儒教人必令求顏氏之所樂嗚呼此固樂軒之所聞於二師歟樂軒沒二十餘年余從竹溪林侯肅翁傳抄遺藁姑叙其平生大致如此肅翁又樂軒高弟也他日居魏文貞之地秉陳叔達之筆當為河汾先生立傳無使天下後世有遺恨云樂軒陳氏名藻字元潔

江西詩派小序

山谷

國初詩人如潘閔魏野規規晚唐格調寸步不敢走作揚劉則又專為崑躄故優人有擗扯義山之誚蘇梅二子稍變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坡公巍然為大家數學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極其天才筆力之所至而已非必鍛鍊勤苦而成也豫章稍後出會粹百家

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製之變蒐獵奇書穿穴異聞作
爲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爲本朝詩家
宗祖在禪學中比得達磨不易之論也其內集詩尤善
信乎其自編者頃見趙履常極宗師之近時詩人惟趙
得豫章之意有絕似之者

後山

後山樹立甚高其議論不以一字假借人然自言其詩
師豫章公或曰黃陳齊名何師之有余曰射較一鏃弈
角一着惟詩亦然后山地位去豫章不遠故能師之若
同時秦晁諸人則不能爲此言矣此惟深於詩者知之
文師南豐詩師豫章一師皆極天下之本色故后山詩
文高妙一卅然題太白畫像云江西勝士與長吟後來
不憂身陸沉勝士謂饒德操也按德操此詩去手汚吾
足之作大爭地位太白非德操遂陸沉耶似非篤論

韓子蒼

子蒼蜀人學出蘇氏與豫章不相接呂公強之入派子
蒼殊不樂其詩有磨浮剪截之功終身改竄不已有已
寫寄人數年而追取更易一兩字者故所作少而善

徐師川

豫章之甥然自爲一家不似涓陽高自標樹貌視一卅

同時諸人多推下之然集中不能皆善舊傳豫章見師川雙廟詩勉諸洪進步今雙廟詩不存則其詩零落亦多矣師川在靖康中朝列有改名避僞楚諱者師川名婢曰昌奴朝士至則呼之以名節自任故其詩云直道庶幾師柳下不應四海獨詩名可謂實錄諸人所以推下之者蓋不獨以其詩也

潘邠老

東坡文潛先後謫黃州皆與邠老游其詩自云師老杜然有空意無實力余舊讀之病其深蕪後見夏均父讀邠老詩亦有深蕪之評

三洪

三洪與徐師川皆豫章之甥龜父警句往往前人所未道然早卒惜不多見駒父詩尤工初與龜父游梅仙觀龜父有詩卒章云願爲龍鱗嬰勿學蟬骨蛻是以直節期乃弟矣駒父後居上坡晚節不終不特有媿於舅氏亦有愧於長君也玉父南渡後爲少蓬聞師川召有懷駒父詩云欣逢白鶴歸華表更想黃龍出羽淵然師川卒不能返駒父於鯨波之外玉父愛兄之道至矣余讀而悲之

夏均父

均父集中如擬陶韋五言疊疊逼真律詩用事琢句超
出繩墨言近旨遠可以諷味蓋用功於詩而非所謂無
意於文之文也然竦之諸孫故其詩云堂堂文莊公事
業何崢嶸孟子曰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均父欲改之
乎其志亦可悲已

二謝

呂紫微評無逸詩似康樂幼槃詩似元暉按康樂一字
百鍊乃出治元暉尤麗密無逸輕快有餘而欠工緻幼
槃差苦思其合元暉者亦少然弟兄在政宣間科舉之
外有岐路可進身韓子蒼諸人或自驚其技至貴顯二
謝乃老死布衣其高節亦不可及

二林

二林詩極少曾端伯作高隱小傳云有詩文百二十卷
今所存十無一二兄弟皆隱君子不但以詩重

晁叔用

喻汝礪作具茨集序云予曩遊都城與晁用道為同門
生後三十六年識公武於涪陵不知為用道子也一日
來謁曰先公平生論著自丙午之亂存者特歌詩二百
許篇敢鈞先生一言以發之又出其家譜謀乃知其先
君名冲之字叔用世所謂具茨先生者也予聳然曰是

吾用道耶弟今字叔用爲小異耳方紹聖初天下偉異
豪爽絕特之士離譏放逐晁氏群從多在黨中叔用於
是颺然遺形逝而去之宅幽阜廕茂林於具茨之下世
之網羅不得而嬰也旣朝廷諸公謀欲起之廼復任心
獨往高挹而不顧世之榮利不得而羈也至於疾革乃
取平生所著書聚而焚之曰是不足以成吾名世之言
語文章不得而污也然則吾叔用所以傳於後世者果
於詩乎顧其胸中必有含章內奧而深於道者矣宋興
至咸平景德中儒學文章之盛不歸之平棘宋氏則屬
之清豐晁氏二氏者天下甲門也文元公事 章聖皇

帝二十年當是時甄明舊儀緒正禮樂一時詔令皆出
其手於是朝廷典章法度之事非六籍之英則三代之
器也迨其子文莊公繼踐西省時文元公方請老家居
也宋宣獻謂世掌書命者惟唐新昌楊氏及見其子而
晁氏繼之叔用以文莊爲曾大父以文元公爲高祖家
藏至二萬卷故其子孫焯掌勵志錯綜而藻績之皆以
文學顯名子嘗從叔用商近朝人物嘉言善行朝章國
典禮文損益靡不貫洽以詩鳴者豈叔用之志也哉雖
然叔用旣已油然棲志於林澗曠遠之中遇事寫物形
於興屬淵雅踈亮未嘗爲悽怨危憤激烈愁苦之音其

於晦明消長用舍得失之際未嘗不安而樂之也嗚呼
所謂含章內奧而深於道者非耶秦漢以來士有抱竒
懷能留落不遇往往燥心汗筆有怨誅悒悒沈抑之思
氣候急刻不能閑退古之詞人皆是也太史公作賈誼
傳蓋以屈原配之又裁錄其二賦焉至論三代之陶
世振俗固結天下之具與夫秦之所以暴興棘亡斬艾
天下之術則遷有所不錄豈謂誼一不平於其中遂哀
然壹鬱泣涕以死借使文帝盡用其言誼亦安能有所
建立於天下乎惟深於道者道於世而不怨發於詞而
不怒君子是以知其必能有為於世者也吾於叔用豈
直以詩人命之哉此序筆力浩大與叔用之詩相稱余
讀叔用詩見其意度宏闊氣力寬餘一洗詩人窮餓酸
辛之態其律詩云不擬伊優陪殿下相隨子為過樓前
亂離後追書承平事未有悲哀警策於此句者晁氏家
世貴顯而叔用不肯於此時陪伊優之列而甘隨子為
之後可謂賢矣它作皆激烈慷慨南渡後放翁可以繼之

汪信民

呂榮陽居符離信民為教官從榮陽學故紫微公尤推
尊信民其詩云量貴空中華文章木上癭要知真實地
惟有華嚴境蓋呂氏家世本喜談禪而紫微與信民皆

尚禪學

李商老

公擇尚書家子弟也東坡山谷文潛諸公皆與往還頗博覽強記然詩體拘狹少變化

三僧

三僧中如璧詩輕快似謝無逸亦欠工祖可默讀書詩料多無疏筍氣僧中一角麟也善權與可相上下

高子勉

親見山谷經指授記覽多如麥城詩押險韻略無容態集中健語層出紫微公乃以殿諸人何也可升

江子之

子我弟也子我詩多而工舍兄而取弟亦不可曉豈子我自為家不肯入社如韓子蒼耶

李希聲

與徐師川潘邠老諸人同時

揚信祖

吏道官惡田家事事賢唐人得意語也

呂紫微

紫微公作夏均父集序云學詩當識活法所謂活法者規矩備具而能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亦不背於

規矩也是道也蓋有定法而無定法無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則可以與語活法矣謝元暉有言好詩流轉圓美如彈丸此真活法也近世惟豫章黃公首變前作之弊而後學者知所趣向畢精盡知左規右矩庶幾至於變化不測然予區區淺末之論皆漢魏以來有意於文者之法而非無意於文者之法也子曰興於詩又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今之爲詩者讀之果何以使人興起其爲善之心乎果可以使人興觀群怨乎果可以使人知事父事君而能識鳥獸草木之名之理乎爲之而

不能使人如是則如勿作吾友夏均父賢而有文章其於詩蓋得所謂規矩備具而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者後更多從先生長者游聞聖人之所以言詩者而得其要妙所謂無意於文之文而非有意於文之文也余嘗以爲此序天下之至言也然均父所作似未能然往往紫微公自道耳所引謝宣城好詩流轉圓美如彈丸之語余以宣城詩考之如錦工機錦玉人琢玉極天下巧妙窮巧極妙然後能流轉圓美近時學者往往誤認彈丸之喻而趨於易故放翁詩云彈丸之論方誤人又朱文公云紫微論詩欲字字響其晚年詩多啞了然則

欲知紫微詩者以均父集序觀之則知彈丸之語非主於易又以文公之語驗之則所謂字字響者果未可以退情矣

總序

呂紫微作江西宗派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內何人表顯潘仲達大觀有姓名而無詩詩存者凡二十四家王直方詩絕少無可采餘二十三家部帙稍多今取其全篇注者或一聯一句可諷詠者或對偶工者各著于編以便觀覽派中如陳後山彭城人韓子蒼陵陽人潘邠老黃州人夏均父二林蘄人晁叔用江子之開封人

李商老南康人祖可京口人高子勉京西人非皆江西人也同時如曾文清乃贛人又與紫微公以詩往還而不入派不知紫微去取之意云何惜當日無人以此叩之後來誠齋出真得所謂活法所謂流轉圓美如彈丸者恨紫微公不及見耳派詩舊本以東萊居後山上非也今以繼宗派庶幾不失紫微公初意

啓

上傅侍郎

負愧半生誦了翁之責沈不圖今日逢老子之度關公
方與造物者游我欲順下風而請竊以士苟有志皆知
名節之可尊生不同時每恨先賢之已遠覽范滂之傳
至太息以興思聞杜喬之風想生氣之猶在至若嗣正
始諸公之絕唱主過江多士之齊盟蓋凜然尚有於典
刑乃前此未承於警欵良以服膺之切非爲炙手而來
恭惟某官一代宗師三朝壽雋精忠諒節可居周堪劉

向之間謹論危言不在陸贄陽城之下頃簪諫筆垂秉
事樞而乃預憂十常侍之弄權歷指七貴人之盜寵一
壑徑歸之甚勇六丁力挽而不回政坐名高未許卷而
避世假令耄及猶當杖以造朝況才之壯而意之新年
彌高而德彌邵聖上放綠綈之召國人屹赤烏之還旣
彷徨恤宗周之憂尚終始抱東山之志舉世之人皆濁
惟我獨清天下之父來歸其子安往願趣蒲輪之入徑
躋鼎席之求伏念其實類癯儒名爲冑子讀書萬卷頗
馳騁於古人泣血三年盡變移其舊質憂哀憤恚之所
侵蝕疾疢思慮之所耗昏何辜於天亟奪其父素琴絃

絕誰憐中散之孤鄰笛聲哀忍誦山陽之賦敢意高賢
之雞絮尚臨委巷之雀羅得非憫泉下之人昔常忝座上
之客危衷易感悲涕無從頃瞻紫氣之來念快景星
之覩維先生長者寔晚學之指歸矧大父老人有向來
之雅素儻或予互鄉之索必少慰若敖之魂進之於琴
瑟書冊之前誨之以洒掃應對之序縱未窺於閫奧終
不畔於門牆誓墓之餘非敢望山公之啓事摳衣以進
所冀聞夫子之文章

賀制置李尚書

昕庭出命天塹宣威九十年王氣鬱葱莫重居留之寄
數千里風寒險要盡提表裏之封疏榮冠學士之班洎
吉建元戎之燾名聞醜虜勢在本朝竊以寇萊公之鎮
北門契丹伏其望重范文正之理西夏元昊懼而膽寒
使方面隱然有人則吾圉坐以無事在昔建業寔今陪
京清宮以待翠華督軍而假黃鉞綠沈金鎖帳環百萬
之精兵帕首腰刀庭列諸屯之大將近者之事異乎所
聞削階級之常儀講苞苴之私覲屈主帥節麾之重接
偏裨杯酒之歡避廉頗而引車嘻其甚矣驕灌夫而罵
坐誰之過歟是必清德足以伏其貪恠之心威名足以
折其桀驁之氣使元和朔武郊迎裴度之來若南渡張

韓羅下魏公之拜庶紀律嚴而名分正號令一而賞罰
行此雖書生之大言可裨莫府之末議况江左一隅之
生聚恃淮南兩路之蔽遮今也久虛曠土而不耕多築
空城而難守逃亡竊發或保光豐之間規謀不明莫知
泗壽之事遣聘屢通於亡虜閉關不納於流民凡此數
端言之短氣肆天子奮英明而推轂而我公亦慷慨以
登壇方恢宗祏之遠圖非講門闌之私賀共惟某官名
滿九牧氣塞兩間文武有威風措紳無出其右緩急屬
大事社稷所恃以安勛名著於納刀討賊之時謹論見
於正色立朝之日畫江絕棧狹小孫劉之規模富國強

兵鄙夷筦晏之功利言言大義凜凜精忠人方獻餌狄
之謀公獨抗出師之表皮幣犬馬珠玉何異借寇兵而
資盜糧箕路籃縷山林方當傲國人而討軍實朝廷重
於九鼎君相倚如太山寶帶萬釘已峻真文昌之拜牙
旗十文有光大元帥之行奉壽母之潘輿携諸郎於謝
野覽前古六朝之形勢陋過江諸人之經營何止問治
城而訪新亭不必築濡湏而守渦口龍蟠鍾阜行將扈
蹕以東巡馬飲長江永絕投鞭而南下少試平戎之策
遂成關國之勛兵事節度付公允藉中權之整天下安
危注意方當左轄之虛環召繼來袞歸不遠某早依儉

府久出鴈門上光範之書初無夢想誦子虛之賦屢薦
姓名力啓化鈞使霑祿米土思方切誰復憐莊舄之吟
豪氣雖衰未忍作楚囚之泣公方紀旂常之成績僕亦
思竹帛之附名非敢爲栖栖乞食之容庶小施颯颯草
檄之手斬名王而釁鼓縱莫隨瀚海之師鐫大字以磨
崖請繼作涪溪之頌

謝制置李尚書啓

視師江面方宣閫外之威試吏邊頭驟玷幕中之選未
條陳於半策已剡上於辟書恩大難酬人微弗稱敢贊
一箋之陋僭干六纛之嚴竊考自昔王公之門每收一
時名勝之士應劉在鄴鄒馬游梁况將圖不世之功名
是必合衆人之謀智烏大夫旣招石處士復致溫生之
材裴晉公已用韓退之兼採柏耆之策或聘由巖穴或
奮自布韋在上者極東掖之公在下者無附麗之貶誠
以其人之賢否係乎此府之觀瞻儻無補事功何取座
上客之滿如不工詞令或爲帳下兒所輕由此論之艱
其選矣如某者志雖刻苦材極闊疎十載光陰盡消磨
於紙上千年治亂空感槩於曾中老校退卒之所見聞
敝裘羸馬之所經歷游邊憤激亦嘗妄論於兵機許國
慨慷未忍忘情於世事會元帥大開於幕府而諸賢畢

入於禮羅虎嘯風從鶴鳴子和孰不動彈冠之喜乃特
煩折簡之呼實諸清流亦既有臬鸞之媿參以前輩必
難逃虎鼠之嘲矧是妄庸暗於機事草陳琳之檄思苦
鈍遲吟王粲之詩語多悽惋非有絲毫之實用恐孤矧
翼之深恩茲蓋伏遇某官身荷安危資兼文武漢廷惟
汲黯他人等乎發蒙江左有夷吾諸賢爲之收泣出臨
方面則軍情怙伏入對便朝則天語寵褒威行而草木
知名令下而旌旗變色初開玉帳首築金臺惟藻鑑之
下素明故履屐之間皆當終慙允璪亦忝招徠某敢不
刻骨銘知戴星赴辟雖風聲鶴唳莫輸微力於行間然
狗吠雞鳴願竭小忠於門下

謝傳侍郎舉著述啓

瞻耆英於洛社嘗聽緒餘薦墨客於漢廷謬蒙印可常
恐終身之抱璞乃蒙具眼之賞音誼重嗟枯感深出涕
竊以洙泗之盛始分設教之科漢唐以來代有能言之
士然晁董名儒而不免科舉之累若燕許大手而惟工
臺閣之辭才之難全古所共歎暨我本朝之盛際森然
諸老之名家六一之文唱於漢東宛陵之詩鳴於慶曆
未幾一變遂宗王氏之新經厥後橫流別出江西之宗
派正大之理破於穿鑿渾厚之體溢爲尖新有如命世

之宗工方紹斯文之正統豈伊孤陋亦玷品題伏念其
家故爲儒幼嘗承學善和書卷頗窺上世之舊藏杜曲
桑麻粗有先人之薄業自執手周南之後多卧疾漳濱
之時念頃爲舉子之詞章屢不合主司之程度旣無用
於斯世遂專攻乎古文凡匝銘鼎識之聲牙若冢刻山
鏡之竒恠大易之繫閑睢之亂太史所錄離騷所吟疋
馬揚州動戍鼓城笳之感蹇驢鍾阜多故宮廢苑之游
每發於羈旅行役之間未脫乎山林草野之氣尚恐俗
人之竊笑云何哲匠之見推謂其有記覽之功憐其抱
刻苦之意期之以討論修飾之事借之以溫潤典裁之
褒知己則深揆才不稱茲蓋伏遇某官名塞宇宙識窮
天淵標致萃乎山嶽之高文詞協乎律呂之正聞諫議
之伏閣願拜陽亢宗論公孫如發蒙獨憚汲長孺進有
百篇之論疏退無一飯之忘君粵從爲綠野之遊了不
作黃閣之夢獨有憐才之一念未嘗棄士之寸長某敢
不激烈銘知專精講學文章小技敢於世俗以求名節
誼大閑願以師門而爲法

賀安宣撫除少保

渙發麻詞晉登棘位于蕃四國方宣禦侮之威茲曰三
孤爰侈褒功之典光生闡鉞喜動坤維恭惟某官雅量

崇深雄姿高邁當公孫之竊帝介於一隅微管仲之尊
王吾其左社一日復西陲之士十年熄南下之塵氣吞
朔庭勛在盟府會窮寇猶思於獸聞而諸賢乃徂於燕
安舊德重臣毀於黃吻年少精兵巨屏屬之白面書生
舉列聖中興已畫之疆與昔人百戰必守之地壞如列
瓦危其系棋非天子急起公而用之則國家遂失蜀也
久矣司徒納刀而戰士盡奮呼令公免胄而來賊皆環
拜雋功成於漏刻危機定于笑談事難於乖崖拊定之
時力倍於忠獻經營之日昕庭讀冊超陞亞保之崇舊
填建旌增重元戎之寄入則弼一人于郎廟出則護諸

列文二二二

將於方隅以十萬節制之師當百年衰盡之虜方叔率
止孰不觀元老之猷召公主之古所謂二伯之任屬茲
虛左行矣處中某方喜杜門未由賀厦携白木之鑿力
課耕鋤登黃金之臺竟孤聘召營萬里通蚕叢之使迺
二暮無鴈足之音每中夕以激昂悵流年之晷晚義旗
西指縱難効力於行間衮衣東歸猶冀望塵於道側

賀傳諫議休致

出綈褒賢抗章謝事脩然遠引屢辭加璧之招浩乎莫
留竟遂拂衣之志名光竹帛喜動林泉竊以仕止之間
雍容者少求叔悟關弓之害由此乞身祁公懲一網之

危退而請老至若朝廷寶之如龜玉國人仰之猶鳳皇
有園林鍾鼓之娛無風波機穽之迫曰貴曰壽莫能或
之先何嫌何疑致爲臣而去其惟某官古之遺直王之
蓋臣當馬邑之謀始開首云勿擊使延英之諫見聽豈
不太平由平生言論風旨而觀皆當世理亂安危之故白頭
一節堅卧十年公雖勇於入山士尚遲其出岫今也深
惟可止之義奏疏益頻苦執宜休之言詔書莫奪卓哉
此舉近者所無使君相重名節之人爲國家唱廉退之
俗諧郎鼎貴並行皂蓋之春甲第錦歸重話烏衣之舊
品題乎一草一木徜徉乎其水其丘物外之趣轉深天
下之望愈重歸然下國獨餘一老之存賢哉大夫可繼
二臣之去其屬方歸隱竊喜遺榮閱濁世之橫流聞清
風而起立朝無耆舊孰能乞孔殘之留身是散人或可
供老聃之役

代通趙西宗

交遊之契昉自先君蒙鄙之資久親前輩屬謀此斗升
之末將拜於書冊之前仰冒崇深俯陳短淺共惟某官
泓然入理卓爾不羣所稟如玉雪之清其出爲鳳麟之
瑞晉人有謂過江第一流石山亦云百年能幾見固嘗
草奏曲臺之上給扎玉堂之廬未容太史之書成遽引

蓬萊之帆去存再歲月周游江淮窮百粵風櫓浪舶之
區歷故楚江離香正之地錦袍酣飲肯效謫僊之狂白
首清修蔚爲宗室之老然而前哲遠矣後生眇然方當
主天下人物之盟何止爲公族本支之計使其大用可
追韓呂之風必也斯文亦紹歐曾之統某族單系冷齒
幼名微緒業失傳已負析薪之媿旨甘不繼因爲負米
之行藐然官曹壓以臺閫猶幸通家之耆舊實爲後學
之指歸議論足以吹噓典刑足以淑艾莫春鼓瑟雖莫
預於諸生冬月練裙儻見哀於先友

赴辟廣西通帥

山澤之癯何心於進立園之聘無德以堪未報舊知更
銜新惠伏念某粗聞理道亦喜功名當聖哲之騫馳紛
侯王之變化歲年將晚寧無老驥之心時命不諧遂有
冥鴻之志浮湛間巷交侶漁樵散髮采薇以養生灌園
織屨以自食敢云辟召誤入沉淪既餽金以治任復折
簡而諭指念高堂之脩隨之奉謂陋巷有簞瓢之憂不
其餒而可以出矣然而謀之妻子誠寂寂以難堪畏我
友朋蓋遲遲而未往及申再命始勇一行昔夢繞其山
川今身遊於圖畫道南豐臨川之里望玉笥丹霞之雲
吊賦鵬之故墟覽葬魚之遺蹟涉江而賓帝子登嶽而

欵祝融窮詭異瑰奇之觀忘驕旅飄泊之感此生何幸
所得已多茲蓋伏遇某官鈇鉞一臨弓旌四出豈無勝
彥聚幕下而謀焉尚有幽人自水涯而起者顧方遠引
亦忝旁招某敢不懷此深恩竭其淺慮並游兔死雖慙
蜀客之才不省馬曹當矯晉人之弊

謝聶侍郎舉著述

南畝明農未嘗涉學西清薦士見謂能言喻聞露奏之
新深恐風傳之誤竊以才思乃天之最吝文章自古以
難工或擅一長罕兼衆妙龍筋鳳髓要非根理義之言
蟬噪蛩吟不足鳴國家之盛是必盡通其體要始能仰

劉文一三

副於品題如其者少也精思壯而麤使衆方論於功級
獨竊著於罪言曲突徙薪莫悟主人之聽懷鍼橐艾甘
受庸醫之名因屏處於空荒頗自娛於淡泊缺書脫簡
古文奇字追往日之遺忘通邑大都名山巨川憶平生
之游歷盡以胸中之鬱結發於筆下之淋漓然多得之
呻吟佔畢之餘非可施於潤色討論之際敢圖襴墨過
誦雄文辱閣老之見知恨鄙人之不稱茲蓋伏遇某官
經綸業鉅獻納班高羽扇麾軍固已吞敵人之氣角巾
還第不忘憂天下之心將建大功亦收小技某敢不稍
溫故讀方企前修桂伐膏煎深悟虛名之累霜降水涸

少求實學之歸持此酬知庶乎無媿

改官謝丞相

從戎勞淺自請食祠宰物恩深尚容脫選將服勤於墨
綬敬叙感於黃扉伏念某出自羈單進非科第衆諳時
務獨膠古誼以不通世重實才乃抱空言而求售頃爲
閩屬偶在兵間未嘗有臧呂馬武之心不過任陳琳阮
瑀之事方邊頭之告警草檄居多及江上之解嚴拂衣
徑去力求南嶽歸養北堂每云臣罪之當誅敢諉吾謀
之不用既草遂初之賦甘事退藏未修光範之書先蒙
軫記起閑散而參油幕拔卑冗而通金閨返屈原憔悴
之魂免史談留滯之歎名爲銓法實出化鈞茲蓋恭遇
某官新美治功秉持憲度更化而後始知本朝之尊過
江以來未有今日之懿其心平故待人恕其量廣故容
物多雖已汰歸竟叨拈出其敢不益鞭退惰少蓋拙踈
講學讀書懼大邑大官之謗恤民奉法報吾君吾相之恩

謝胡禮侍衛舉著述

夔龍之選國之英華游夏之科士所歆艷忽承異獎寧
允衆言自前世多篇翰之才至本朝重性命之學談經
者幾欲廢史窮理者罕能修辭蘇程往日之隙深朱呂
末年之論異有如哲匠方融液於胷中何取謏儒亦招

徠於門下伏念某聞於見事病在信書每言名教之中自有樂地及處利祿之際則如怯夫驗世變之推移攷人文之合散風餐雪虐常篤守其所聞巖居川觀頗自鳴其不遇曾是窮愁幽憂之作達於言語侍從之臣品狷介爲索脩目槁乾爲清潤固知先達欲士子之成名終恐後生議我公之泛愛旁觀莫掩內省亦疑茲蓋伏遇某官研極幾深接扶統緒當氣節頽靡之後鳳鳴朝陽於耆舊凋零之餘玉振江表謂微言之幾熄至小技而並收某敢不佩服新知切悃舊學雖居顏巷尚自勉於聖賢儻畔韓門豈不慙於師友

謝鄉郡應詔薦舉

嗣王求助有詔下詢國人曰賢以名上達謬當茲舉媿匪其人粵自里選不行月評又發興廉興孝旣不考於州閭有土有民了無關於風教乃如賢牧初奉德音豈伊闔郡之無人至取孤生而充賦公誠謨矣衆豈謂然伏念某少走江湖晚栖里巷從陳元方鄭康成之後槩有見聞無段干木田子方之風虛蒙禮敬然而城中跡少林下趣深忽驚使者之及門具道鄉侯之推轂吟詩草檄頗哀王粲之流離說劍論兵殆見田光之盛壯老之將至持此安施茲蓋伏遇某官好善最優譽髦無斲

謂思皇多士幸生明聖之時儻不薦一人殆匪詔書之意遂容凡品獲附勝流某敢不佩服斯言堅疑所守三人皆傑獨懷碌碌之軀兩生莫行終抱區區之志所爲感發未易揄揚

謝傳諫議應詔薦舉

英辟御圖訪予落止近臣奉詔舉爾所知况經著哲之品題實繫士流之軒輊瞻言前輩樂獎後生六一在廷亟稱回輦蜀公告老尚薦孔蘇豈惟賞好文字之間蓋有愛惜人材之意如某者惰游惰學迂闊背時世重醇儒不在深衣之列上徵武士又無擊劍之長追記平生殆堪一笑篋藏帛書蠟彈之草面染樟雨鬢煙之容留落江湖空搔短髮消管歲月賴有殘書敢圖知己之深重齒薦賢之末新天子若周西伯首訪舊人老先生立魯東門尤多高第張令充賦恐未當仁茲蓋伏遇某官文獻五朝表儀一世以身資荷立世教於已類極力接扶閱風流之將墜縉衣之好皓首如初某敢不勉紹前聞稍緇故讀雖竹帛所載丹青所畫絕企功名然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豈無事業苟能傳遠亦足酬知

通安撫王侍郎

叔子名高小煩裘帶淵明食少聊欲絃歌隄瞻戟級之

威冒贊箋題之敬共惟某官三朝耆俊萬古人豪行世
雄文若鯨魚之掣海立朝正色猶猛虎之在山當慶元
則不合於慶元至嘉定則非矣於嘉定中年勇退有君
實晦叔之風晚節後凋負元城了翁之臣客傳詩句史
載諫書開白傳之草堂追遠公之蓮社生天成佛亦惟
寓意於彼宗臨水登山真若忘情於斯世肆我寧考粵
今嗣皇昇畿郡之麾符錫全閩之鈇鉞以君子長者之
道待其士以大慈平等之法視其民海波不驚年穀告
孰然而梁棟之矣憂大厦之將顛風濤渺然橫孤舟而
未渡上觀天意下酌民言翊災運於方輿捨明公其誰
望其曲卷擁腫潦倒麓踈少慕功名聖堂中夜起舞晚
更憂患恨不十年讀書退然羨安校之封侯已矣為農
夫而沒世追記兒童之日蚤蒙國士之知豈謂白頭始
紆墨綬道傍易指若為稱過客之情廷下累鹽未免行
賈人之事而又巍巍大府凜凜諸臺常詞責於符移之
中不寬假於繩墨之外自投湯火甚辱門墻儻眷衰陳
稍篤緜袍之念尚彈勤拙不為美錦之傷

回交代葉承議

男邦執壁棠已成陰老圃扶鉏瓜猶未熟曾見大夫
之使及於新令尹之門敢飾空踈以修好雅共惟某官

淵乎似道默然知言鳴鶴在陰有唱必有和祥麟見獲
以德不以形粵自名登臚仕以來不知此有速化之事
居常曰義與命詎肯以身即人晚詣公車驚委質青衫
之敝晨趨廣殿瞻臨軒黃繖之開惟徐行乃執事之素
心而湏入亦先朝之良法雖爲今吏尚有古風鞭笞盡
弛而令行鈞距不施而情得以已之誠待物之詐操此
之簡應彼之繁蓋有得乎蓋公清靜之言且暗合於陽
城撫字之說訟簡寂泉布源源通邑大都過客必談
於佳政深山窮谷逢人亦詫於長官頗聞百姓之愛公
惟恐一朝之去我未容青史獨書馴雉之祥將有綠綵
來趣飛鳧之入某骭麟不媚搞乾無華少以功名自期
慨然投筆晚知富貴有命退而讀書貧未棄官格當爲
邑頃采道傍之謠誦參以見聞竊欣閣下之規摹易於
循守惟恃此以無恐遂居之而不疑飛來花縣之書驚
破茅簷之夢感不我與豈敢即於宴安秋以爲期幸小
寬於趣迫

謝臺官舉陞陟

託跡龍門久銜顧遇露章烏府新品題俯陳感懼之
情仰谷生成之德竊考祖宗之盛際有如韓范之鉅賢
皆著直聲並居言責雖是非褒貶外存風憲之大綱然

涵養栽培陰壽國家之元氣故治効爲本朝之冠而人材被數世之餘共惟明公追配前哲其評効也霜威之凌厲其吹噓也春意之發生必有勝流乃當盛舉如某者幼耽章句壯喜功名頗習聞於往行前言亦受教於君子長者飢寒逐祿非如處士之倫蔭補得官浪有文人之目巾角聆先君之訓秋毫皆吾相之恩幸脫選坑來爲壯邑略無教化繼聖門之絃歌但有語言爲仇家之組織謗喧都市命繫庖厨此寃未明雖死不瞑賴憲長力扶於善類察孤生忝出於故家首辨讒誣復加論薦天下有道庶人不議特欲懲利口之夫衆人欲殺吾意憐才初弗罪屬文之士味褒詞之假借與親札之丁寧豈惟羣出於機穽之中又且推挽於雲霄之上觀瞻頓改蹤跡稍安茲蓋共遇某官振肅臺綱主張國是回槁木寒灰於既死起游魂白骨而再生易墮微軀難酬洪造某敢不益求實學求愆空言崇雅黜浮深悟斯文之體首公竭節不爲執事之羞

謝聶閣學舉自代

門人願學豈必如師閣老鳴謙以爲勝已衆訝題評之誤獨銜器遇之深昔者虞廷夔龍交遜至于晉國韓趙相先漢魏以還公卿初拜太尉諱官於處士司徒避位

於逸民雖先王貴貴之分嚴豈容躐等然前輩賢賢之
意篤不憚屈身與若本朝最爲近古從索始除之三日
公車詐上於一人事既繫於觀瞻勢難輕於許可如某
者品流至允名論復卑蚤從溥官以驅馳頗辱諸公之
辟召素無才用安敢望於群賢因好文辭遂見輕於識
者亦欲以事功而自勉庶幾乎華實之相兼然而新譽
未孚狂名久著已絕望於一時之君子乃見知於兩制
之近臣先朝設科目以掄材首叨刻上陛下發德音而
訪落復入彀中屬者冠直西清出蕃南國索索抗循墻
之䟽惓惓溫推轂之言竊意燕昭姑惟始隗孰云夫子
乃不如回凡執事所以薦揚非不肖所能負荷茲蓋伏
遇某官秉知列聖宣力四方物色奇材任韓范功名之
責作成後秀主歐蘇文字之盟僕方仰其彌高公則欲
其速肖某敢不益堅微尚仰副深期第恐下愚企上智
以相遠詎容弟子與先生而並行不貲之恩必死以報

謝葉尚書舉政績

鰥生未學居懷傷錦之慙大尹兼收忽玷露草之數無
媒獲剝有感盈襟惟民社之至難蓋士夫之通患徵租
析律寧逃俗子之譏彈琴讀書必墮迂儒之目而况路
居四達世號三陽邑無洪鑪橫鑄之財府有青冊不鐫

之額指鹽艘於浩渺鑿賦版於虛空縱免官箴莫收民
譽攷諸壁記寥寥數十載之間能以績書僅僅一二人
而已苟無異最曷繼前修如某者猥以拙疎試茲凋敝
每哀民力至叔世而張弓欲竭吏能恐聖門之鳴鼓雖
賦政殆如於悶悶而用心頗極於惓惓幸太守之仁明
恕諸生之遲鈍黜幽宜去那無半九十之憂負殿非誅
終有寬一分之意遂與彼黃童白叟共遊乎祥風慶雲
今者力抗封章上還印綬挂帆滄海聊觀物外之鯤鵬
拔宅碧霄尚顧塵中之雞犬細味褒揚之語大非鄙陋
所宜有陽城元結之難兼而季路冉求之未盡公誠過
矣僕竊懼焉茲蓋伏遇某官一代宗工五朝壽俊聽鄭
人之誦方深子產之遺思從洛社之遊忽慕樂天之高
致已决拂衣之策尚存推轂之心某敢不永佩洪私益
堅素節此生何幸附執事於青雲它日有辭見先人於
黃壤

謝沈提舉薦政績

小國寡民久無治狀先生長者忽有味言被華袞之掄
揚佩繡衣之特達竊以古者重牧芻之責聖門惡聚斂
之人聞絃深取於言游鳴鼓力攻於冉有在漢之盛循
良不絕於史書自唐以來撫字始居於下考鞭人流血

剝下及膚故豈第之風寢以衰而治辦之名所由起乃
如廉使方存怵惕不忍之心豈無它人寧取烟幅無華
之吏如某者謬持踈拙來試劇繁邑無寸帛粒粟之輸
郡責上供版帳之入雖有卓魯化爲孔桑得其財豈必
得其心喻於利必不喻於義平居講貫粗嘗聞前輩之
緒言凡百施爲未敢失吾儒之大指催租寧爲殿而不
爲最聽訟寧太怒而無太嚴仰賴朝廷清明臺府寬大
容素餐之已幸豈虛譽之敢傲况明公初擁於皇華而
屬部類多於治最有何異績辱在薦書不能紹父祖之
箕裘傳家誤矣動輒與時人而枘鑿用世可乎獨撫摩
赤子之微勞頗對越蒼穹而無愧然亦當爲之事曷堪
溢美之褒茲蓋伏遇某官江表世臣吳興名閥抗孟博
澄清之志凜若生風聞魯山于爲之歌忻然有喜遂令
樸鈍亦忝吹噓某敢不永戴恩私益勤職業此生何幸
附執事於青雲它日有辭見先人於黃壤

後村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啓

謝葉秘監舉陞陟

北山起隱方貶小草之譏東壁露章遂忝大蓬之薦驟
蒙位置良愧空虛竊以清濁殊流仙凡異路時無郭泰
孰堪登元禮之舟世有於陵乃可食伯夷之粟如某者
自叨一命粗守四維每諳陋巷菜羹之常絕無華屋玉
食之夢頃公出牧值僕歸耕偶不入城非有鹿門龐公
之高趣未嘗由徑庶幾澹臺子羽之遺風辱采公評見
嘉微尚旣來爲於俗吏已自絕於勝流俟黃河一千年

諒無人之知己備弱水三萬里始有路以通仙豈謂蓬
萊雲氣之中猶記江湖渤澥之上迹踈賓館名在薦書
蓋人間千金之寶易求而閣下一字之褒難得吏民驚
異士友傳夸茲蓋伏遇某官日烈霜嚴冰清葉苦儻許
陽城之伏閤世必太平設令楊綰之當朝俗可一變凡
經題品尤繫觀瞻某敢不仰止高標勉旃大節旣招徠
於此日獲附青雲儻畔去於異時有如白水

謝王侍郎舉所知

與人之壹爲前古之美談舉爾所知本聖門之餘論俯
循餘分仰媿盛心伏念某生而嗜書愚不解事無寸長

之著見有少作之流傳粵從脫干戈瘴癘以來已掃空
章句文字之習瘦妻僵穉子仆嗟并曰之長勤明主棄
故人踈捨山林而焉往未能決裂尚爾低回竊嘗佩豈
弟君子之言不敢犯聚斂盜臣之戒猶以浮華之故動
爲禮法所讎咎在撚髭罪當犁舌平生舊友至此著穉
康之書一時諸公鮮不畏劉輿之臆曾謂十連之制聞
尚憐二紀之登門取之於人棄之餘察之於衆惡之內
聲銷響絕久矣闊疏心肯命通有茲竒特茲蓋伏遇某
官三朝耆哲一代名臣凡當世人材皆寶之如明珠拱
璧矧平時賓客忍棄之如土梗弁髦片語寵嘉終身榮
耀某敢不深藏篋笥永示雲來作公老門生於焉無憾
爲佛大弟子何以報恩

上鄭給事

飛龍夾日瞻翊戴之元功候蟲鳴秋赦啁啾之小過遂
使窮鄉之素士獲爲聖世之全人欲剖危衷先橫感涕
伏念某弓箕舊族鉛槧腐生鄉曲指以爲杜門省事之
人天下知其無病風妄罵之疾呻吟紙上類裘氏之遺
音流落人間多二雲之少作中年以後一字亦無憂患
侵凌精華消竭猶以虛名之傳布遂爲好事者中傷實
則詠桃乃曰含譏於燕麥偶然題檜遂云寓意於螭龍

語播市朝命懸刀几幾置烏臺之對誰明奏邸之冤左
右莫爲之先容大夫皆言其可殺側聞瑣闥密啓朝堂
謂六義之中豈不主文而誦諫三代之世至以正官而
采詩况親逢舜臯賡載之辰奚忍用秦漢誅謗之律寢
禍機於垂發即讒說而不行向非有長者之言寧免入
狂生之目事關國體義激儒流茲蓋伏遇某官學貫天
人名垂宇宙甘盤舊學風雲慶會之方新姬公太平旦
暮立談之可致推廣朝廷之忠厚保全士子之孤危某
敢不掃去驕榮斂歸平實夕秀朝華之喻深悟昨非霜
降水涸之餘庶觀晚節持茲報德或者無慙

謝程內翰舉所知

長官上印賦茅屋之歸來大尹露章借玉堂之潤色孤
生易感一府皆驚竊以有社稷有人民孰可繼由求之
後談文章談政事難乎於歐蔡之前自非達才成德之
流曷稱宗工鉅儒之選如某者讀書甚少閱理未多少
慕晉人幾以清談而廢事晚爲漢吏稍於世務以經心
當彼要衝試其迂闊每欲任牧芻之責不敢求蠶銑之
名然而素短實才徒持空意動煩剖決深慙使無訟之
言尚費閑防未至不忍欺之地塵埃滿面筆硯絕交推
謝有嘲和陶無句詎意北門之學士來爲東道之主人

喜魯山薦于之歌發仲尼莞爾之笑關我田疇誨我子弟斯言或恐有之愛若父母畏若神明何德可以堪此而況以庸庸爲平正以憤憤爲精明以諛聞淺見爲淹深以累句蕪辭爲贍蔚姓名達于王相聲價重乎友朋夫何一介之微遂占四科之二登龍門爲御快哉極士子之榮謂麟史無褒昧者疑春秋之過漁樵相賀里巷傳誇茲蓋恭遇其官力扶皇綱手揭文柄陸贄唐家之內相尤有功再造之初嚴光漢祖之故人不肯作三公而去雖建雙旌而出牧未忘夾袋之儲材信先生之能言疑孺子之可教俾居末至不待先容某揣分亡堪受恩罔極上封禪之書奏游獵之賦愧鄙拙之少文耕寬閑之野釣寂寞之鄉願優游而卒業

除潮倅謝丞相

服勞試邑甫從南畝之歸需次佐州俾便北堂之養頂踵悉蒙恩於吾相絲毫不假力於他人恭惟元台大布公道雖治邊防治水利並收一卅之才然爲孝子爲忠臣各遂匹夫之志輒陳情而力請荷宰物之曲成伏念某海嶠寒生江淮薄官與公建議深疑大舉之非徐庶念親不勝方寸之亂因退食祝融之祿尋起從桂管之招遂離選坑忝有民社適居孔道寧免游士過客謗傷

之談每見老農具言聖君賢相安靜之意屬者滿茲丘
之戍法當掃光範之門顧內無萊妻中歲抱斷絃之痛
矧上有陶母暮年須扇枕之人自憐薄命之屯隄發大
鈞之問空函朝達除目夕頒非大臣有哀窮悼屈之心
則孤士無超資越格之理山川清淑想韓木之猶存驛
路坦夷覺潘輿之可往族戚喜官期之近交游夸廩入
之優始慮楚人之亡弓俄報塞翁之得馬丘山施重草
芥命輕茲蓋恭遇某官夾日元臣擎天老手處伊尹周
公未嘗處之事力量有餘爲趙普韓琦不能爲之功聲
色弗動廣搜羅於夾袋尤軫念於綈袍謂先人忝更化

勿

五

之都司而賤息亦翹材之末至因其懇請寵以便安某
再世銜知三生圖報一藝者庸小善者錄豈不希大造
之甄陶終養日短盡節日長尚可備異時之驅策

謝臺諫

服勞試邑偶逃曠敗之誅需次佐州俯遂便安之請出
命雖煩於廊廟感恩端在於門墻竊以富貴非力之可
求命義終身之大戒由結纓參侍膝均有君親之心尊
叱馭陽回車各行臣子之志甫丹忱之上達俄洪造之
曲成伏念某忝出世家素無科第半生仕官甘爲俗吏
之歸當世品題不在名流之目屬者冒社稷人民之寄

在舟車冠蓋之衝紛積毀之叢身猶群矢之集的人方
搖撼公獨保全諸豪覺烏府之主盟略無撓政當路因
龍門之薦引相繼露章迨解印而來歸復移書而稱獎
勉之以佛祖出世之事告之以主相急才之秋豈不激
昂庶幾遇合實以阿婆衰病詎堪白髮之倚門德曜淪
亡未有青山而埋骨反哺之意既切陳情之詞亦哀朝
奏空函夕頒除日向來韓木摩挲驚歲月之深他日蒲
輿往返無風濤之恐由言路推揚之有素故化鈞陶鑄
而不疑施重丘山命輕絲髮茲蓋伏遇某官學傳本統
識造幾微鐵面霜威扶綱常之大義金聲玉振續性命
之微言雖當趨赴事功之時不廢維持名教之意因其
有請許以便私某百口銜恩三生圖報受髮膚身體固
宜養志於暮年死城郭封疆尚欲移忠於異日

除仙都觀謝丞相

雜端論罪已寬饕餮之刑君相原情復賦支離之粟飢
腸雷止感涕兩流伏念某頃緣宰邑之勞忝待佐州之
次忽遭重劾枚數平生凡流傳達耳目之司皆深切中
肺肝之隱杯鐺敗德忘父師典訓之言筆墨勸淫為名
教罪人之首而又忽被風愆之戒麗於官墨之誅苟爾
心之無瑕奚此言之至我初傳白簡慈親動餉鮓之疑

還著青袍幼女泣佩魚之去惟列聖至仁而立國况大
臣內恕以及人居常念孤危之蹤弗忍加疑似之戮昔
斐豹最爲賤隸不忘力洗於丹書龜蒙自號散人殊匪
名書於黃敕今也漸輕刑寺之籍猥備祠官之負公朝
惻然無終身永棄之心天下知其有改過自新之路佩
并包之大德懷若撻之深羞茲蓋伏遇某官魏乎立伊
周之功魁然有韓富之量謂風憲若雷霆之於物寧無
擊搏之威而廟堂體天地以爲心常主發生之德遂捐
閑廩俾奉高堂某敢不銜戢陶鎔精勤香火祝南山之
萬壽用此酬恩陳泰階之六符自傷無路

謝臺諫

抨彈罪大宜不齒於縉紳技拭恩深俾棲心於香火驚
魂返幹感涕沾衿伏念某甫脫字民躡求丞郡惟不安
於愚分遂自速於危機每平心誦擢髮之文無一字非
切身之過父生師教下愚至老而不移詩癖酒狂二罪
同時而俱發而又負渙渙涉溱之謗有孳孳爲跖之疑
殆喪心之使然雖噬臍而何及返書而卻咄蘇慈親詰
教令之違繞腰而覓銀魚癡女恠服章之異歌今夔龍
接武麟鳳來游獨憐薄命之書生自錮此身於聖世敢
圖當國尚許奉祠潤杜陵之瘦生恐曼倩之飢死一尊

一簋本無厚饗之心十束三鍾頓解絕糧之厄由門館
嘗品題於一語故廟堂合毀譽而並觀茲蓋伏遇某官
斂藏肅殺之霜威導達發生之陽德每力扶公議憂國
家元氣之深謂求備一夫恐天下全人之少遂令瑕玷
亦忝陶鎔其敢不稽首熏修苦心刻厲濯清泉坐茂樹
敢放逸以求安臨深淵履薄冰當戰兢而至死苟無矜
惡或可酬恩

除吉倅謝丞相

送窮無路遂至顛天起廢佐州且為擇地光生里巷恩
出廟堂竊以薄命者書生之常樂育者大臣之責當杜
韓兩公之相實曠古之罕逢然蘇尹二子之冤皆終身
而莫雪若夫舊愆未掩新獎已加納之於春育海涵之
中收之於霜降水涸之後我公此舉前哲所難伏念某
少也不羈長而無述侍察父愆兄之側非不漸濡慕善
人君子之名亦思矯揉終以操修未至毀譽莫調身久
落於江湖謗常喧於朝市賢者不與品量為浮薄之歸
文人相輕倚撫及語言之末凡此皆童蒙之過失積而
為老大之悔尤屏窮巷者五菴食叢祠者再考獨念吾
君吾相未嘗求備於一夫某水某丘詎忍忘懷於斯世
望翹材而稽首憑筮記以陳情負郭無田所仰給者代

耕之祿小人有母宜見憐於孝治之朝然上公之機務至繁且下走之姓名難記敢圖英晤曲軫沉淪嗟谷底之寒亥回筆端之春意昔投閑置散已行白簡之言今悔過知非復畀青氈之舊寵以治中之近次處之江右之名州捧除日以兢榮拊孤蹤而感涕茲蓋伏遇某官勛藏盟府澤被生民持國論如權衡之平愛人材無管蒯之棄並收髦俊皆有猷有守之倫尚恐逸遺開使過使愚之路終慙玷缺倍費陶鎔某敢不永戴洪私益堅素守仕澹菴誠齋之里所願服膺誦清渭南山之詩未忘回首

代上西山

簣土虧功懼吾山之中止瓣香迴嚮冀彼岸之先登輒剖丹忱仰干清裁切謂賢能之才不次而舉豪傑之士無待猶興若乃夫尋常中庸之流鮮不蒙父兄家世之力坡僊之稱叔弼未忘六一之交山谷之譽少章亦以太虛之故何況我公之念舊過於前輩之用心妄希推轂之言庶中投機之會伏念某少也不力長而無聞緒業之傳已負析薪之愧旨甘不繼因爲捧檄之行交公車者四章書官簿者七考適逢大尹來撫舊邦覩陶公運甕之風每思勤恪慕清獻携琴之事愈自潔修雖無

補於凝香頗盡心於叢棘夕欲露曲成之禱恐自干躁
進之誅然而嘗嘗年事之高光陰難玩金閨歲引之迫
機括易差非敢與並游英俊而爭先庶幾以故人釋第
而見錄仲尼華衮儻無一字之過褒萊子斑衣將以何
辭而歸白伏惟某官先朝遺直當世偉人其處負泰山
北斗之名其出爲靈芝醴泉之瑞畢公勤小物尤於民
事以究心武侯集衆思不以己長而矜物故雖蒙陋亦
覬作成某齋被修詞怔營俟命互鄉闕黨固嘗並進於
聖門東里西華或者見哀於先友

代謝西山

夕呼五白恐不成盧朝奏一封特爲合頴寵綬倣逮捧
戴曷勝竊謂天下不能皆絕類離倫之材君子未嘗持求
全責備之論頡頏者可訓諸理木訥者乃近於仁高柴
愚而游夫子之門杜微賸而爲孔明之吏觀人物抑揚
之際見聖賢權度之平於惟今公復彼古道伏念某幸
因微官獲事大賢砥礪雖勤莫發醯雞之覆轡銜甚緩
猶慙跛鼈之遲况膺門一卅之共趨而儉府羣才之所
萃或從容於諷議或馳騫於事功自顧抱虛誰爲借重
追惟先子同持橐於禁中爰及伯兄素執經於席下豈
能令公之喜怒不忍於汝而瑕疵謂其備肘腋之使令

久矣見肺肝之底蘊雖塵埃滿面詎堪置冰壺玉衡之
傍然清白傳家决不犯惡木盜泉之戒因垂成之機會
假溢美之寵褒茲蓋伏遇某官忠貫神明志安社稷立
身如嚴霜烈日之凜接物則光風霽月之和諸弟子皆
及門共仰範模之妙一衆生未成佛必施津筏之功遂
使寒蹤亦叨歲引其敢不深惟提獎益自奮強大而盡
節於君親小則宣勞於民社礪礪落落若行日月縱莫
能展丈夫之雄戰戰兢兢如履淵冰誓不敢畔先賢之訓

除將作監簿兼福建參議謝西山

羅之幕下已慙羔鴈之特招真彼周行詎意熊魚之兼
得由薦語踰千鈞之重故除書超數級而升恩大難酬
人微弗稱竊以觀其爲主古者格言問所從誰士之大
節持國就并州之辟專以富公端叔爲中山之游蓋依
坡老豈泛蓮之云爾有擇木之義焉如其粵自童蒙獲
親師匠每敬仰行己立朝之名節亦預聞著書講學之
指歸富貴在天豈必覬覦於分外貧賤玉汝未嘗墮獲
於胷中久無干子公之書頗有廣離騷之作屬者冰山
凍解寒谷暖回際統府之初開念監州之遠役特達刻
公車之奏殷勤移光範之書致石與溫首述烏公之求
士以連易播少言禹錫之有親其忠厚足以盡師友之

情其誠至足以動君相之聽疊茲二命貫此一寒然而
髦士乃朝廷之清流元僚號幕府之高選聽鈞天之樂
疑夢境之恍然參劍外之謀賁晚涂之榮甚而况無簿
書之叢委有祿米之優游曩嗟弗給於一瓢茲幸可營
於三釜不圖今日遂獲補南陔之詩豈無他人未若作
西山之客茲蓋伏遇某官循循而善誘休休而有容始
終集大成固已備聖智之事參署至十反猶樂聞忠益
之言宜得孝直幼宰之流俾居鄒生枚叟之右孰云上
介誤采諸生某取數過多受恩罔極登山置酒固難陪
叔子之風流載筆勒碑或可紀晉公之勲業

謝丞相

趣裝就道方趨君命之嚴有列于朝兼領軍諮之任恩
歸廊廟喜動庭闈伏念某忝出故家嘗從薄官少日妄
希於節士中年遠避於弋人余處幽篁分此生之永棄
焉得謏章聊暇日以忘憂雖絕望於華塗猶死守於善
道厲者氷山摧而杲日出沙堤築而台星明交壁帛於
道塗委弓旌於巖穴有益歸之二老無難致之兩生病
客夢回初聽鈞天之奏累臣魂斷忽有脩門之招未呈
身於政事之堂先策名於表著之地而况福莆壤接參
佐祿優禹錫母子可以俱行尚平婚嫁可以漸畢惟昔

脫烏臺之禍盡出生成矧今辱黃閣之知不由紹介受
恩罔極取數過多茲蓋伏遇某官獨秉國鈞載調化瑟
樂克得政善人咸願其有爲揚綰當朝天下云胡而不
喜已並致臺萊之序猶不遺管蒯之材其稽首鈞陶委
身坎壈成書無日空嗟太史之滯留懷贄有年終望周
公之吐握

謝兩參政

君命有嚴方趣中都之役王官其寵仍參小閫之謀喜
動庭闈恩歸郎廟伏念某粗知理亂亦喜功名少嘗干
世以希榮晚乃入山而被謗我辰安在原性命以自傷

列之二

一三

而月斯征惜歲年之將晚匪曰守匹夫之志庶幾固君
子之窮比者杲日出而蒙氣收震雷奮而蟄戶啓首以
鈞樞之柄屬之鴻碩之儒汎掃朝廷無苞苴之成市訪
求巖穴有璧帛之載涂曾是沉淪亦煩記憶齒八士歸
周之數招三問去郢之魂未詢事而考言已即家而拜
爵內賁工垂之職外參卻縠之謀長樂鼓鍾恍然初聽
鄠城棋枰老矣復聞遂反哺之私情享素餐之厚祿並
收髦士固知國論之至公驟得美官尚恐物情之未允
茲蓋伏遇某官經綸業鉅輔贊功深進一賢人皆云裴
垺之薦引行一善政必曰萊公之建明已並育於菁莪

猶不遺於封非其委身陶冶稽首欽翹三金及親所願
伸孝子之志一飯報德安敢忘大臣之知

謝洪中書舉自代

訪梅東閣嘗陪度幙之游起草西垣忽有虞廷之遜惟
公此舉非僕所堪竊思斯文之衰至於今日而極規規
制朴類慙作者之風寂寂薇花未識舍人之樣方天子
屬絲綸於閣下而國人觀袞袞於筆端豈無宜為誥之
才猥舉不能言之士伏念某少狂自喜晚悔莫追謗訾
之言盈廷權貴之嗔如屋雪霜質質於麥茂以何傷風
雨淒淒獨雞鳴而不已偶際清明之始稍收留落之餘

頃隨出塞之旌旗獲侍平山之樽俎慕顏淵之附驥寧
不思齊歎老子之猶龍居然難企而况有累年之離索
無一字之干摩王陽在位貢禹彈冠雖賴故人之引類
禪謀為命子產潤色詎容拙者之措辭謂嘗摘艷以熏
香欲使運斤而代斲任意章初上傳說皆驚大白眼高固
已掃空於海內浩然有聳若為携入於禁中徒感盛心
恐孤精鑒茲蓋伏遇某官金聲而玉振地負而海涵扶
綱當於寶慶之奏篇判忠佞於端平之諫紙脩名姱節
惟斗南之一人傑作雄文亦江東之獨步尚引扶於後
進力吹送於明時而其學既荒燕材尤衰落惟勉平生

之大節妄希執事之餘風非復少年啓秀於未振庶
幾它日知寒松之後凋

謝余中書舉自代 鑄

塞垣草檄嘗論管鮑之交禁掖演綸忽有夔龍之遜憐
才至矣量已缺然共惟三字之除榮於一佛之出本朝
有大詔令聿新當世之觀瞻天子用老舍人一洗斯文
之卑陋所謂當仁而不讓夫何有大而能謙擬非其倫
或得以議伏念某粵從少日辱在下風邊地苦寒共被
聽蕪城之柝江風甚惡聯鞍登瓜步之舟始欣鵬鷁之
偶同俄歎龍豬之相遠我生白木鐺已爲農圃之歸郎
對紫薇花真有仙凡之隔况記室又踈於書札乃公車
忽上其姓名豈嘗就梓匠之規欲使代玉人之琢行人
子羽東里子產仙辭今之獨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必
才名之相埒乃若蹇蹄非汗血之駿宿留異捧心之妍
雖欽濟濟之風實抱空空之愧茲蓋伏遇某官文根義
理學沂本原謀國事瞭若書龜愛人材過於珠璧謂拔
茅而進適君子之道早儻伐木不歌恐友朋之義缺因
同袍之一念借華袞之片言而其舊聞既荒新意絕少
立馬揮制難希作者之餘風附驥顯名徒有平生之壯志

除宗簿謝丞相

奉親還里自戕烏哺之私被命造朝俾綴鵷行之末奔
馳就列俯仰懷慙竊以世道之消長不常人物之會通
絕少范歐興慶曆之文治莫引用於聖俞馬呂致元祐
之諸賢偶見遺於無已况如晚輩敢望前脩伏念其學
荒于嬉年運而往書無成而劔又去悼少日之狂圖道
不修而文有名犯昔人之深忌頃懲飛語盡掃空言時
於斷簡以研尋稍見高賢之旨趣愛令伯陳情之表流
出曾中喜淵明歸去之詞寫諸座右豈圖晚暮忽際休
明雖遣巫咸而下招其如太史之留滯猶著朝籍且參
閫謀好事抑掄已有移文於逋客故人規祝願無圖利
於大夫迨茲將幕之移亟有祠庭之請蓋鶴髮久相安
於半菽而鷦巢止願借於一枝今乃念衡泌之棲遲示
朝廷之收拾谷鶯初出恍驚遷木之榮海燕暫來深認
卷簾之意非上相適奮庸於廊廟則孤生必終老於山
林茲蓋伏遇甚官以帝者師為天下宰更聖化於膠柱不
調之後還主柄於太阿倒持之餘進君子退小人每致
嚴采秀之辨開誠心布公道亦不廢草茅之言遂使畸
人忝陪髦士其受知至此圖報茫然雖資以事君粗識
移忠之大義然不遑將母終希錫類之深仁

除玉局觀謝二相

背師罪大自速臺評錫類恩深尚叨祠廩進退兩關於
倫紀保全一出於陶鈞伏念某以常調之庸才際初元
之景運招徠未久位置稍高由光範進身非借助金張
之比及延和賜對有交惟平勃之言心迹甚明奏篇猶
在然而從老師而偕出惡明主而獨留欲相送於南陽
之阡繫維不果當退老於西河之上馳騫未休舊府因
而起殺公之嘲故交訝其乏死友之誼按陳卿之事百
數子夏之罪三衆破膽而怖風霜之威獨披襟以受春
秋之責晨收華組夕駕短轅署眉山翁之舊銜返老萊
子之初服行吟澤畔略無怨靈脩之詞回首渭濱終有

懷大臣之意茲蓋伏遇某官忠存王室心契上穹事有
大疑汝則謀及庶人卿士人之彥聖容之保我子孫黎
民當鳳麟畢呈祥瑞之時如鳧鴈豈繫少多之數姑捐
圭撮俾奉旨甘某敢不稽首歸恩銘膺悔過珠履而陪
上客無復觀東閣之奇黃冠而還故鄉猶願祝南箕之壽

除雲臺觀謝丞相

草茅觸諱凜若科條君相包荒賦之圭撮得非望及感
與涕俱伏念某起估畢之諸生陪欽翹之末至誦句百
僚之上豈易逢哉為婦兩姑之間有難言者每欲潔身
而去輒為造命所留愧非韓駒徐俯之倫將有米散陸

游之擬集賢堵牆之士莫不聳觀昭陽學舞之人居然
相妬竟擠去國俄起典州舍朝市之喧嗽就江湖之空
曠豈謂甫磨新玷又坐宿愆厲火後之紛紜咎日前之
狂瞽爾有猷告后徒懷野老之食芹臣不密失身顧昧
先賢之焚草昔童相洩奏篇而幾死京房漏對語而抵
辜繩以峻文戮猶輕典今乃端居故里守周爨之東岡
賜號散人分陳搏之西華飢寒頓解危懼稍安向非元
宰之陶鎔孰援孤生於壑粉茲蓋伏遇某官以周大老
爲漢宗臣隻手扶乾坤之傾確乎任重片語解雷霆之
怒了不費絳遂使累臣尚叨冗秩然某身十年而三黜
賜一日而九迴屢費保全自傷窮薄已分衡茅之下送
老一生但於香火之間祝公千歲

謝諸府

狂瞽妄言鄰於刀鋸鈞樞密啓祿以斗升非出慳求但
知恐懼伏念某芳菲歲晏開廢口長揚雄有宅一區本
退安於窮巷貢禹賣田百畝始能詣於公車羈旅入朝
空踈奉對陋矣建明之筦見溫乎往復之玉音使善開
陳奚憂齟齬徒以親逢聖主恥爲鬼谷子之揣摩不揆
賤臣冀有高侵郎之感寤詎意奏篇之傳出遂爲公議
之追尤宜顯優於市朝僅免歸於田里真御食粥數月

素拙治生曼倩奉粟一囊少寬飢死向匪廟堂之援已
先溝壑之填茲蓋伏遇某官以大公服人心以至仁壽
國脉興念寒鄉之素士肯陪翹館之下賓責以行中憲
言中倫迹若離於繩墨察其朝不坐燕不與氣未脫於
草茅遂使孤危尚叨冗散然其身十年而三黜腸一日
而九迴要領雖全面顏奚寄灰心駢邑無伯氏之一言
稽首華山有封人之三祝

後村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後村居士集卷第二十七

啓

廣東提舉謝李丞相

祝釐西華久從隱者之遊易節南州忽忝使乎之選光
生原隰恩出廟堂踰嶠以南去天尤遠先朝將指居多
館學之名流近歲擢才稍用米鹽之能吏未覩研桑之
新智先隳冰檠之素風向非遇儒相之登庸何以拔書
生而臨遣伏念某粗諳吏事亦畏官箴建上吏民猶記
綰縣章之日江西父老皆知解郡印之時頃遭柱後之
彈文追咎榻前之對語荷睿明之洞照幸要領之獲全

三載退藏貧賤返緼袍之舊一朝杖拭姓名出夾帶之
中深惟羽翼之恩難酬欲以毫髮之勞自見既抵司存
之始乃知責任之難顛客橫行增筭之符方急嶺民貴
糴泛舟之役未休操切則失人心謬悠則誤國事鴻私
所被蚤負冥勝茲蓋伏遇某官德享天心功熙帝載內
統百官而拱極外嚴十使之觀風謂昔者熙寧嘗處濂
溪之老及後乎元祐必如子駿其人意其聞師說之緒
餘或可希前脩之萬一某敢不疚心求瘼洗手奉公使
臣遠有光華既謬蒙於推擇丞相母拘文法所願効於

驅馳

通唐經略

奄四封而賜履咸仰威稜踰五嶺以乘輅適依節制輒
干六纛冒贊一棧恭惟其官識極精微氣涵剛大太阿
出匣孰敢擬其鋒鏗老柏參天傍略無於枝幹靡繇援
手自簡上心頃我豸角之初屢聽鳳鳴之舉言及乘輿
事關廊廟安知疏入而跡危心存魏闕身在江湖不以
名高而色喜甫建臺於江介俄開闢於嶠南龍立馬人
競來衙謁蚌胎翠羽暫免搜求一時之饜吏革心千古
之貪泉剝恥昔者唐平之入尋踐台司迨夫君嚴之歸
亦登左轄佇觀新渙復掩舊聞其久矣荷鉏偶然易節
居里每勤於存問起家亦自於吹噓屬茲滌籥之初竊
有樞衣之喜譬蠅附驥雖莫止於騰驤若驂從與庶粗
知於向背

賀右丞相還朝

入覲宸旒進居鼎席舉各繇於右甫平猾夏之憂歸周
公于東遂究經邦之業縉紳相慶竹帛有光恭惟其官
負命世之大才建丕天之偉績八陵一抔土之憤至此
少伸九世不戴天之讎曠然一洗及新胡之崛起殆舉
國之莫當衆方顧影以偷生公獨奮身而敵愾執訊獻
俘於百戰暴衣露蓋者累年建纛親行淮浦收十全之

勝揚帆直上漢江無一點之渾雖大臣之誼曾靡告勞
然明主之眷有不容釋密勿延英之對輝煌文德之麻
昔高孝兩朝方修攘之並舉若呂張二相皆出入之迭
更法此成規付之魁柄方將過續景命挽回危機收泮
渙已離之人材作懦衰不武之士氣蔡方既定式端裴
令之歸江左何憂尚有夷吾之在某繆叨刺部隄聽告
廷矧嘗蒙華袞一字之褒豈能無濃墨大書之喜海涵
春育聳聞東閣之開地老天荒自笑南轅之左

廣東漕謝二相

俾司敏散績效未聞就領轉輸事權加重極寒峻光華
之選出元台啓擬之恩竊以聖門有取治賦之才俗吏
烏知理財之義我朝擢用必更西北之漕臣先正丁寧
深歎東南之民力矧今極壞視昔倍難上欲圖寸效以
禪公家下欲寬一分以蘇遐嶠自顧已陳之芻狗豈能
重試於木牛伏念其膠守舊聞愧無新智辱翹材之汲
引銜使命以驅馳冰檠持身米鹽衡慮毀家以紓楚難
景行有慚泥舟而救晉饑秋毫無助驟遷其寵內省若
驚蓋周子之舊遊與芮公之遺愛海山寂寞幾經冠蓋
之往來田里窮空曾是輶車之循歷何以佐湟中之糴
何以供江上之屯荷賢宰相之生成懼賤有司之敗缺

茲蓋伏遇某官並收髦俊弘濟艱難謂百費繁興餽輓
方資於主計意諸生苦節錙銖可補於大農終恐薄材
上孤煩使其敢不恪共官守仰荅已知范公一筆之勾
儻未捐於大造后山瓣香之敬誓永畢於此生

除崇禧觀謝丞相

烏臺數罪乞復弓旌黃閣憐才俾依香火辱知至此負
愧何言伏念其巖峯壯端平濫陪英雋遷樞筵之末屬蓬
翹館之並開雖五六童皆知日頭之不悅無三十舌能
令平勃之交驩鼎味失和彈文歸咎然亦屢經赦宥頻
奉使令起廢刺棗驅逐靡溫於坐席引嫌使粵淹留甘

落於節旌屬魁柄之有歸察孤根之無援當朝廷譽馳
驛趣行帝遣巫陽歸兮入脩門此衆排子厚擠之又下
石焉退慚不肖之軀上累至公之舉言言擢髮字字切
身蟲豸留心固已浮華而少貫鶴書動色未能寵辱之
不驚獨當國休休其有容顏在廷斷斷而不可坐隔蓬
萊之雲氣卧游句曲之洞天歷觀古人九重倫紀東西
惟命既難叱馭以驅馳左右服勤尚可垂魚而定省非
元宰曲爲之全護則累臣豈獲於便安茲蓋伏遇某官
有扶顛之勳勞有苞荒之德度三吐三握共知好士之盛
心一是一非悉付無情之公議猶賦三鍾之粟俾娛九

喪之親以示大臣之育材以明孝子之錫類其心非土木質委甄陶黃紙除書已榮途之絕念白衣効命倘末路之見收

謝三府

鋒車亟復已行白簡之言敕墨猶鮮更賜黃冠之號保全恩大循省愧深伏念某向者備數尾僚受知首相及次輔登庸之後乃群情向背之時去事霍將軍競趨新貴不負揚臨賀竊慕昔賢身居秦逐客之先名在漢黨人之列中雖起廢俄又速辜深探隱微盖用誅心之法追尤狂瞽欲加拔舌之刑幾年太史之滯南萬里陸生之使粵羈留瘴土夢斷鈞天遣巫陽而下招上非終棄畏宗元之復進衆不見容當淳祐之新元負端平之舊譴放還田里免詣闕庭嘗歷考於古今鮮並全於忠孝國方多難不能効命以執父堂有高年尚許服勤於扇枕非諸老素存於長厚則孤生豈得以便安茲盖伏遇某官開誠而布公推賢而揚善飯吐哺沐握髮本出盛心進加膝退墜淵大非初意猶賦侏儒之奉俾娛耄老之親上以昭聖主之至仁下以見大臣之樂育某銘膺自訟碎首莫謝誦緇衣之章公寧有感磨白圭之玷僕敢不勤

謝史端明

驛書趣召甫遠使之歸臺簡急攻猶賜散人之號包
荒德大捷市塊深伏念其向者忝末屬於西樞逢並開
於東閣深惟杜甫素受韋左丞之知竊慕任安不舍衛
將軍而去竟收朝蹟繼奪郡符暴揚心事之隱微拮據
奏篇之狂瞽哭厲王而輟食上心本厚於所親趣茅焦
而就烹聖世况無於是事果蒙杖拭復備使令身久留
推髻之區名不在譽髦之列徵宗元至闕始憐久斥而
稍收放浩然歸山終坐不才而見弃辱門墻之教誨累
廊廟之招徠退而省循無所尤然昔賀老黃冠而還里

世以爲高萊子斑衣而娛親傳稱其孝豈敢慳賢於前
代庶幾補過於暮齡茲蓋伏遇其官歷事四朝獨殿諸
老君子育英才之樂將其享於功名仁人先天下而憂
初何心於富貴於袞繡問安之際有綈袍念舊之言遂
使孤危亦安閑散某灰心進取稽首重修此日槐陰莫
尾朝班而詣府異時林下儻容樵服之拜庭

再除崇禧觀謝丞相

用士之招方懷危懼退人以禮猶竊便安大爲知己之
羞永負終身之愧伏念其素無科第稍涉藝文昔尚髫
垂諸老誦高軒之過今將耳順夫人知古錦之殘蓋嘗

內陪公府掾之英游外叨部刺史之華遣婚嫁幸而粗
畢耕釣足以自娛于何躁圖又起安念白鷗沒萬里誰
信已忘之機金雞赦九州常抱不原之罪而况瘴鄉馳
駟元會起家經玉尺之裁量出金口之啓擬漢省中之
語遠不及知唐觀裏之詩近無所作三緘防口殆若瘖
者五采設色其如瞽何豈料深藏遂煩重劾曩嘗持券
求柳子厚所居之官茲又披襟當王介甫力辭之職十
手之所共指百喙奚以自文上則傷大臣樂育之心下
則辱先人義方之訓雖云擢髮尚爾全軀茲益伏遇某
官望重於山心平如秤謂富公晚輔慶曆莫明守道之
誣迨越王初相隆興幾坐放翁之累不以憐才之故廢
夫執法之公大費保全曲爲末減某敢不噬臍懲艾稽
首皈依瞻彼天淵各遂鳶魚之飛躍譬之江海豈爲鳧
鴈而少多欲報鈞陶第勤香火

謝史端明

東閣開延力排謗議南床迎擊復復除書罪宜抵於春
鉗恩許依於香火伏念某粵從羈北酷嗜雕蟲諸老憐
才多云孺子之可教中年聞道始悟壯夫之不爲固嘗
指天日以懺非每欲挽江河而滌穢又况心膽碎於機
穽精力竭於米鹽望之猶木雞然安能吐綬棄之如腐

鼠耳奚足發機猥蒙當軸之殊知實本過庭之素論念
馮唐之已老命巫咸而下招白簡未乾緇衣改造宰相
進一郎吏蓋亦甚微國人與諸大夫以爲未可謂騰口
泄禁嚴之語且披襟居清望之官設如噴言殆有狂疾
未嘗回首憶玄都觀裏之花矧復交談及溫室省中之
木殃由天降禍匪已求下則貽父兄師友之羞上幾爲
廟堂門館之累迄從寬典頓有裏言茲蓋伏遇某官士
者宗師國之壽雋大老歸周之後聞風皆興仲尼反魯
之餘講學未厭似記摳衣之舊屢羅貝錦之誣察其因
薄技而賈衆憎憐其以虛名而博實惠遂捐圭撮俾奉
旨甘其敢不掃迹塵間冥心事外狎白鷗而同社有如
此盟御青牛而出閔請俟他日

謝諸府

除目驟加噴言踵至甫還墮而起廢復銷印以投閑予
奪無私省循有覩伏念某用心甚苦賦命不猶蚤工雕
蟲之文俄而悔矣晚抱屠龍之伎無所用之端平排去
而不容淳祐喚歸而中止初無顯過謂有躁圖六百石
祿六十老翁夕懷知足之念一兩永金一日制誥安得
喪心之言片辭造膝之薦揚百喙吠聲而驅逐輟環嶺
海跡掃山林蚌無照夜之光庶剖胎之可免難有爲牲

之患寧斷尾以自全已休身世於把茆尚掛姓名於夾
袋省中語泄輦下謗喧奪粉署之新銜返黃冠之初服
灰寒木槁豈復有於親寃刀割香塗漸不分於苦樂仰
荷廟堂之寬大尚容閭里之浮沈茲蓋伏遇某官有獎
王室之心有育英才之樂屬元會弓旌之聘念平生車
笠之交去國有年稍序進尚書郎之秩在廷無援多不
可光祿勳之人欲息衆譴姑令遠引某敢不杜門省事
銘座訟非二十八宿笑人幸免辱清朝之選三十六天
訪道願徧爲福地之遊

賀范左相

斷自哀衷付之魁柄惟辟作威作福方親攬於大權有
臣同德同心爰超居於端揆識者相慶翕然同詞於惟
華宗礫有名宰忠宣當元祐之世不主一偏覺民在建
炎之初有功再造惜也經綸之日淺甚哉遇合之際難
孰如我公自結明主十載雷聲之淵默一朝地闢而天
開國其庶幾政將焉往恭惟某官禀元化之精粹蹈聖
人之中庸貴勳廟堂矍如山澤其秉心誠實故君子咸
附其蓄德深厚故小人不疑屬者諸公欲手版下新亭
之拜時惟元老獨舉扇鄣武昌之塵然後太阿之柄還
然後九鼎之勢重十全無遺慮矣一變猶反手然斯謀

斯猷惟君陳之告我朕夢朕卜以汝說而賚予必能容
折檻之人必不罪舉幡之士必開密網必革副對必斥
絕弘羊張湯必追還陽城陸贄魯安得削隱然儒無敵
之功吳未可圖良以彼有人之故綿其基圖於箕翼紀勛
績於旂常其流落十年侵尋六袞福建子是惡旣不可
以逃鄉江西社盛行又無從而入派已分爲農而沒世
忽逢知己之秉鈞敢云茅拔而彙征不覺籟鳴而機動
希文得政豈無守道之獻詩司馬當朝不待器之通問

賀杜右相

渙發制麻晉登揆席朕夢朕卜聿開帝賚之祥汝翼汝
爲其代天工之曠宗祧增重廉陛益尊在昔昭陵有臣
祁國內則復斜封之請謁外則爲清議之主盟學館頌
歌與希文而對秉官闈嚴憚云杜某之卻還流傳千萬
世號爲端人寂寥二百年誰可繼者偉矣元台之拜凜
然大節之同恭惟其官稟河嶽之英有莘渭之望充塞
天地不屈孟氏之至剛臨履淵冰孰知曾子之大勇嘗
叱義府於仗下亦責平津於上前自公辭高位而潔身
舉世順下風而俯首秦無客子居然擅國事於閔中晉
有偉人何至移朝權於姑孰屬宸衷收太阿之柄而斯
朝虛若石之瞻輟玉食而深思覆金甌而未決昭告昊

天上帝厥有休符謀及卿士庶民咸無異論付以機衡
之重趣其衮繡之歸夫既爲善類所宗又將受公議之
責必也法先賢如秤之喻念前輩平舟之言起巖穴遺
材退刀筆小吏弛筦推以紓民力寬尺度以收士心澶
淵采石之戰功拍期可俟梁谿紫巖之相業視昔有光
其去國十年脫身萬里蓋嘗使粵煩六丈之一勺不幸
產閩遭半山之三字敢意平生知己一旦奮庸豈云附
翼以攀鱗庶可揚眉而吐氣作夢得聞鈞之賦文筆久
衰誦如晦猶天之言暮齡有托

賀鄭丞相除少保醴泉觀使兼侍讀

起賢濱海領使祥源圖任舊人拜召公而爲保共稽古
道命倚相以讀書麻卷初傳縉紳相賀歷攷帝王之世
猶逢師傅之恩商宗之於甘盤曰台舊學漢祖之於嚴
子云朕故人或邀荒野而見思或釣桐江而彊起所以
示後世人主進修之法所以倡學士大夫名節之風久
矣寂寥偉哉遇合恭惟其官有尹躬之一德集孔氏之
大成嘉定初潛實賴綺園之力端平揔攬首當莘渭之
求一變有涑水之風獨立少汲公之黨容身無地知我
者天上印而還中書角巾而即東路曲江感秋扇之喻
遠避集猜魏公喜畫錦之歸冷看蝶鬧傷者朝更改化

辟作福威區別忠邪顧瞻表著羣公環列類非昔者之親臣一老獨存方且歸然於下國百辟迎安車之至九重慰仄席之思謂莫繁乎一日萬機之勞莫要乎三墳五典之道嘉與馮碩相親燕間弼子一人遂冠班於孤棘盜者三友時開卷於細旃內家賜聖製而開御筵太史奏客星之近帝座寵光鮮儼遇史梁兩揆之榮典故具有踵申潞二公之拜某久孤拔擢積因謗傷人或謂之非享自不知其何罪厚誣石介因以撼於富公巧詆舜欽本欲傾於祁國不敢發塗窮之歎庶幾有天定之時久踈翹館之起居忽聽大庭之播告僕方養母詎宜起隱於終南公素憐才儻許逃歸於陽翟

江東憲謝鄭少保

故里逃讒猶賜散人之號公朝起廢復棄使者之車被黃紙之新榮出緇衣之初意伏念某拙於諧俗病在信書作太玄如鼠坻徒然苦思奏子虛由狗監非所樂聞未嘗掉鞅而先時輩之鞭豈願立的以來天下之射頃值真儒之當國獲陪髦士以在廷朝猶誦杜甫於百僚夕有墜宗元于千仞虞人之旌每至輒有物以尼之烏獲之綆莫施判此生之休矣不圖暮景重際明時周大老盍亦歸乎魯諸生無未行者雖已荷鋤而在畝例叨

出節以起家群謝衆罵之身不與懲創再喪三竭之氣
未易激昂雖勉奉直指而行深恐爲翹材之累恭惟某
官有安陽叟之大有涑水翁之誠上苦留公詎容舍上
而歸士或負已終無厭士之意興懷舊掾久伏空山昔
位置入官未免召奮眉之妬今驅馳于隰第令服馬走
之勞特假皇華以安孤蹟某敢不恫瘼求瘼平恕讞疑
遇事風生非復少年之材健養親日短終祈造命之哀憐

謝丞相

置之閑散避飛語之中傷送以光華出翹材之啓擬衆
咸羨孤生之晚遇誰知費元化之曲成伏念某游忝弓
旌輒投罟獲怡然膝下戲披萊子之綵衣久矣夢中奪
去江生之色筆力耕以給公上閉關而絕交游世皆云
東野詩寒謨身至此客或謂君房語妙搖手止之有一
丘可以老焉雖萬戶不與易也敢謂朝報登庸之麻制
夕盼枚拭之除書見車馬以驚猜着衣裳而顛倒殿今
聖君賢相亦旣拔茅而彙征自昔志士仁人豈若繫匏
而不食頓忘鴛劣遂許驅馳然奏讞繁而耳目不能周
封圻廣而足跡多未至田里有呻吟顛頽之態郡邑少
忠厚豈第之風每隱於心爲之顰眉欲繩以法多所掣
肘固知當國擇子駿而遣行終恐不才煩希文老勾去

茲蓋伏遇某官有伊訓說命之學兼房謀杜斷之長手
玉尺以量材躬袞衣而下士已起歸周之大老尚招在
魯之諸生念其昔忝班行與夔龍之武接祭其粗經原
隰意農馬之智專特昇皇華以榮晚節其敢不感公朝
之起廢體列聖之好生刺史奉問俗之六條願激揚之
安出冢宰操詔王之八柄僅黜免之小寬

謝給舍侍從

祝釐林下將挂其神武之衣冠問俗江干忽送以皇華
之禮樂向匪借味言於兩禁豈能擊墜跡於九淵伏念
某少已崎嶇晚尤齟齬嘉定笈整龍之舊話萬死一生

端平倡市虎之虛傳十年三黜頃言歸於嶺表已自誓
於墓前營菟裘之地以老身耕綿上之田以養母敢謂
腐陳之迹又逢新美之時揭端門之雞竿出澤國之龍
節兒童夸詡但知榮持斧之行朋友祝規或責備埋輪
之舉然以負薪沉痾之久加之傷弓懲創之餘神明既
昏精銳銷慙時有相攻之雀鼠何恠事繁豈無當問之
豺狼所慙力腐深恐速曠官之咎抑以爲知己之羞恭
惟某官仁義陳於王前風采聞于天下謂南有祀北有
李固已得賢而立基於然細爲楠大爲栩尚且聚材而建
厦聲氣之所求應議論之所吹噓言念孤生早參諸老

昔接武於鵷鷺行之末每致嘖言今服勞於牛馬走之間尚堪麤使終然暗劣奚以將明其敢不懷起廢之殊知體好生之大德自憐老子讀司空城旦之書深愧近臣誦雲夢上林之賦

謝臺諫

製茅君之羽服分老空山被漢使之繡衣俾行劇部衆羨晚涂之榮寵誰知要地之主盟伏念其容貌子雲之取輕骨體虞翻之少媚名如畫餅曾不療於飢腸身若射侯有無窮之飛矢自初元之歸節辱頻歲之予環朝聞四輩之趣周夕報一人之毀布懶如叔夜形骸漸已

不堪老去伸舒筆硯非其所樂不圖暮景又值明時解禁錮而起家駕輅車而入境目擊瀕江之凋瘵耳聞比屋之歎愁罔固尚有滅耳荷校之囚郡邑未聞望風解印之吏共惟法筵舉揚之義蓋龍象之共觀幸忝外臺督察之司豈狐狸之足問方且恃霜稜而無恐不然凜冰蹟之易危茲蓋恭遇某官夷清惠和蕭剛及直上更大化惟一二臣予同公奮孤忠雖千萬人吾往既掃去冰山之黨首徵還鐵壁之賢興念陳人早陪髦士昔諸老更相稱譽幾若比周今殘年落盡皮毛僅存眞寶曲加按拭仍備使令其敢不思復玷之難體訓刑之旨高

原下隰方將訪疾苦於民間廣廈細旃焉敢望吹嘘於
天上

賀謝司諫

龍墀渙號騎省升賢司諫七品官未足爲范君之賀法
筵第一義皆聳聽榮陽之言當寧虛襟在廷舉笏竊以
君子之論常見微而知著天下之理有必至而固然與
其蕩沃於已焦爛之餘孰若交夷於未滋蔓之始旣復
了翁之諫疏孰敢嬰老蔡之鋒使行獻可之彈文世豈
受金陵之禍瞻言前哲復見今公恭惟其官稟岷峨之
精英傳關洛之本統頃居言責尤著直聲屬時督閩外
之臣竊慕下石頭之舉向微安石皆倒持手板之人賴
有陽城倡裂壞白麻之語雖忤觸貴權之怒矣然保全
名節而去之及此更張幡然號召於惟列聖每親除耳
目之官厥後柄臣始私用腹心之客雲漢之章朝摧風
霜之語夕傳昔未嘗望車拜金谷之塵今果能露布破
銅山之賊然而質肅論燈籠錦或譏後遂無聞道鄉諫
瑤華宮友云事不止此寧一發之爲快當百鍊而愈剛
公卿幸得遭時其可孤於明主諫官如此言事寧不賀
於太平遂自大坡進持魁枋其素無實用浪得虛聲陶
寫性情時宰疑來蔡之謗將明倫紀臺端有粟市之彈

粵從尹氏之秉均莫曉黷臣之得辜不圖衰朽復備使
令良由端人得君之初興念寒士失職之久尚能奮發
賡徂徠聖德之詩無復狂愚作韓子諫臣之論

賀劉察院

渙號楓宸升賢柏府昔飢烏父噤虛我懈豸之冠今鳴
鳳一聞盡革蝴蝶之響福流宗祏喜動縉紳竊以人臣
不可受恩於私門君子必蚤有譽於天下永叔貴高司
諫猶在館中了翁忤章雷州方爲博士寧遠作夷陵之
沒不肯登紹聖之舟故一朝擢拜於爭臣而萬代仰瞻
其名節不圖今日復見若人恭惟其官充直剛大之浩

然兼知仁勇之三者頃陪英俊進列師儒委質爲臣疇
昔非氷山之客拂衣去國始終爲鐵壁之人處之外服
而甚安餌以美官而不顧自執事爲冥鴻之舉而諸賢
効仗馬之著聖斷赫然既親攬太阿之柄公言驗矣悔
不行曲突之謀遂除繁官俾究前論衆競遭時而建策
獨思拔本以塞源况龍象之共觀何狐狸之足問去惡
如去草勢惟恐其蔓延擒賊先擒王功有如於推陷翁
然伏第一義之奇偉繼此有數百篇之開陳舊史謂諫
如丹青是必本原於仁義前輩云事皆塵土特留久遠
之功名不惟霜簡之疑行見辰猷之告其羈孤一介閑

發半生方寶紹間奇禍胚胎於詩案在端嘉際深文倚
撫其奏篇及一相之顯朝又五年而在野不圖衰暮復
忝驅馳良由端人得君之初興念寒峻失職之久忝子
駿福星之選愧無補於明時賡祖徠聖德之詩或可陳
於薄技

賀江察院

出綸中禁執簡內臺昔虎豹守九閩無恠盈庭之嘿今
鳳凰翔千仞聳聞瑞世之鳴廉陛益尊措紳相慶恭惟
國家傳十四聖親擢臺諫多第一流慶曆之去夏公首
登歐蔡建中之變子厚亦用鄒陳當時誦其言語爲著
龜後世仰其名節如山嶽繼先賢而挺出捨執事其誰
歸共惟其官擅九牧之名爲諸儒之倡出新義於繫辭
十翼之外研極幾深追古文於先秦二漢之間交夷陳
腐頃在端嘉之際早陪賢雋之游使其雅意於本朝夕
矣先居於此座幾年留落不肯登紹聖之舟同志凋零
獨屹立南都之壁屬者朝更大化上記孤忠甫對龍顏
徑裁多角謂金陵雖去柰其徒之護法寔繁况老蔡尚
存恐所仆之黨碑復立觀奏篇予奪抑揚之際繫世道
理亂安危之分必不容八元四凶之同朝必不與六卿
三家而共國必具有昔人存趙之策必深思前輩祚宋

之言奉白簡以聞即提綱於三院宣黃麻而拜行絕
於百僚焜耀一時芬芳千載其曩接夔龍之武頗蒙管
鮑之知契闊十稔顛連百謫豈料躬涂之不死獲觀賢
路之復身訪疑之於康廬山中悵莫從於名勝賀陽城
於延英門下曾不若於武人第如冰蹟之危幸托霜稜
之峻固知范老不嫌守道之狂言孰謂鄒公猶待承君
之開說

後村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啓

賀鄭少傅

細旃徹卷孤棘冠班知我惟春秋既暢尊王之旨弼予
亮天地遂登亞傳之崇簡冊有光措紳相慶惟綱常之
大義具筆削之一經曰子曰人辨內夏外夷之分書叛
書盜誅亂臣賊子之心迨本朝之名儒掃諸家之詖論
然而孫明復所著莫小試於慶曆胡文定之說不盡行
於紹興孰如舊學之宗工躬闡素王之本指爰切劘於
后德亦扶植於國經恭惟某官以伊呂王佐之才抗喬
松物表之志江湖遠引共高嚴子之羊裘廊廟重來依
舊孔明之魚水首延登於保輔俾入侍於燕閑密勿龍
光敷陳麟史以天理之二字蔽聖經於一言將使夫竊
寶玉大弓之徒皆凜然畏斧鉞華衮之筆莫如我敬王
者已畢遺編茲予其明農哉欲尋初志乃陟司徒之極
品乃荒句踐之昔封方留公且以經邦未許甘盤之遊
野傳以德義老成尤重於典刑緝于光明終始有資於
教學重提化筆峻拜師垣某側聆制麻幾折殺齒子無
曲學素鄙平津之從諛帝順下風長即廣成而問道

除將作監直華文閣謝丞相

郡紱使華十年迭試朝班閣職一旦驟遷絲毫無蹊徑
之板緣頂踵出廟堂之啓擬伏念其虛名作崇實踐有
漸周旋陳元方鄭康成之間恍緒言之猶記交權丞相
平太尉勃之際非訥舌之所能粵從公府掾之免歸長
爲田舍翁而無憾然猶左符西泝單傳南馳上察孤忠
每欲赦虞翻之罪朝無死友居多讒韓愈之人一招一
麾屢起屢仆屬元台之提筆由散地而駕輶發擿技窮
終匪當道理輪之手平安信遠不勝高堂扇枕之情叩
闕陳宜去之言席藁拜弗俞之詔乃若陞華班序寓直
圖書曩梯登九天之難今帆借一風之便謂孟博頃嘗
出使慨然登車念揚雄父不徙官老於執戟詎敢望此
日翹閣開東之禮庶幾爲異時墓道征西之題向非吾
相之猶天誰與鯁生而爲地茲蓋伏遇某官衛武公之
抑魯儀休之廉陛下諒其至公血誠海內目爲鉅人長
德上道揆下法守國之所賴以永存恩已出然誰歸士
或不知其密啓遂令枯朽亦玷光華然某將母不遑容
身無所暴子蒙繡衣之遣豈不貪榮賀監以黃冠而歸
終期得請

謝臺諫給舍侍從

厚享薄功何裨臬事清資美職加重使華端繇要地之

吹揚遂動明時之記憶伏念某南州晚輩乾道故家頃
濫綴於英髦俄斥歸於民伍季布自謂有一譽一毀之
人韓愈亦云無相先相死之友觚稜寢遠麾節迭更中
叨虞人之招輒挂逐客之議屬逢改紀復起乘輅豫章
之西彭蠡之東之振揚之風采廣廈之下細旃之上辱
比數其姓名每誦言以雪孝章之誣乃絕口不洩古靈
之稟蓋屢薦而後入非一嘘之能生既書新街頓改舊
觀元都君子解向來種桃之嘲洛社耆英容老去戴花
之舞萃此殊尤之寵華其留洛之餘茲蓋伏遇某官學
問本乎周程氣節邁乎歐蔡身美名君顯號多雍容感
籍之言世欲殺吾憐才有愛惜栽培之意念滯迹駸駸
其垂暮俾枯亥濯濯以回春然某慈母九齡故山千里
繡衣而使渤海素無暴公子之風黃冠而乞鏡湖竊慕
賀季真之舉

賀鄭少師

登冠貳公褒崇元老孤檀茸藁恨無官之可酬甲第殊
庭欲有謀焉則就帝學賴緝熙之益身章煥佩服之珍
載籍罕聞措紳相慶竊稽列聖待勛舊之典非無上公
領使弼之榮然潞國貴極維垣不過河陽之鈇鉞紫巖
位尊弘化亦惟長樂之麾幢乃如致身為帝王之師賜

履於父母之國度越先朝之故實眷留昭代之耆英則
自生民以來未有我公之懿恭惟其官道隆而德駿業
廣而功宗粵從挾龍而飛天忠勞鮮儷不待審象而求
野望實已孚勅相端平挽回元祐至今廟堂經濟之老
皆昔翹館招延之餘十年茂衣錦之歸一旦就安車之
聘爾則告后方欲咨君陳之猷予其明農未可遂周公
之志乃超三少之秩乃擁元戎之旄腰方玉以垂紳卜
新圖而考室問祈招於子革靡所不知設醴酒於穆生
父而愈敬雖熙寧遇師臣之厚阜陵眷舊學之深以昔
準今有隆無殺錫公千歲重賡純嘏之詩以王萬年光
輔太平之業某屬馳輶傳聳聽制麻方千贊之蒲前顧
一箋之獨後老文學爲歌頌愧非僕之所堪辭將相作
神仙願於公而有獻

賀游丞相

播告辨朝廷登真宰人主之職論相上方注倚於儒宗
大人爲能格君公素講明於心學明良會今昔罕逢
歷觀莘渭王佐以來因歎漢唐相業之陋弘談經而阿
世崇挾術以揅時彼哉雜霸之淺圖無上自售責以敬
王之大節非乃所知是必道術得聖經賢傳之精微謀
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素負海內蒼黔之望始膺陛下

夢卜之求恭惟某官鍾間氣於岷峨泝大原於關洛窮
理盡性至命有作聖之功夫責難陳善閉邪積回天之
力量每獨立當雷霆之怒亦苦口進藥石之言其告於
旃厦也先大本大經其著於廊廟也皆仁心仁聞又矣
有登庸之意決於辭省弊之時裕陵敬光謂它人雖推
弗去仁祖用弼以近習莫知其名揚于廷而宣麻立乎
朝者舉筮蓋先諸老而予環者上之眷後羣公而常韜
者公之謙欬天命人心去留之本源亦君德世道轉移
之機括本氣實則客邪去初着誤則末勢分艱哉列聖
之經營重矣一身之負荷在典午末復存賴王謝之兩
賢洎建炎初再造亦趙張之二老以今準昔異世同符
固將享武公之年何止書汾陽之考某頃田間之負耒
期間下之秉釣不圖殘年真有今日非謂托身於元化
庶幾拭目於太平章句才衰無復祖徠之歌頌旨甘情
切但思陽翟之逃歸

賀湯司諫

孚號于廷名官以諫聖朝無闕事不待批於龍鱗天子
有爭臣尤急聞於骨體識者相慶翕然同辭恭惟國朝
參用唐制莫要於御史府莫清於供奉官誦岑參杜甫
之詩日趨東省拜陽城仲舒之疏時守廷英向非一代

之名流曷副九重之妙選恭惟某官淵乎似道浩然至
剛拙遲樂衡泌之間微起遇風雲之會公每抗論幸明
主可爲忠言衆亦望風意山人不樂名利援禮以杜家
臣之僭奮筆以誅世卿之萌謂君然後有反坫塞門謂
盜豈容竊大弓寶玉鄭公所上百奏莫不切心陸生每
著一篇必蒙稱善後宮敬憚於質肅貴璫歛避於溥夫
乃冠伏蒲之清班以旌折檻之直氣有若仲山甫之補
袞方嘉賴之欲如种明逸之拂衣胡可得已行陟大坡
之峻徑躋兩地之尊某及聽出綸不知折屐幸有要津
爲吾輩之盟主敢以晚節累平生之故人獻徂徠聖德
之詩尚能勉強作韓子諫臣之論無復激昂

江小坡

上同 恭惟某官達知仁勇之三者塞直剛大於兩間賢
路窒則卷懷而藏世道清則覽輝而至奮筆誅陽虎之
盜垂之冊書鑄鼎圖魑魅之形究其情狀謂祿不可去
公室謂國不可有世卿謂授大阿於人者臣專謂擁虛
器於上者主弱謂脩槩分事任於嘉祐謂鼎浚並登庸
於紹興謂士大夫詎宜作家臣謂聖天子當自爲英辟
鄭公所上百奏 下同

賀鄭侍御

漢號廣廷晉班橫榻古所謂法家拂士莫如爭臣今不
置大夫中丞遂長御史贊書初下輿論交歸夷攷昔賢
有居是職我冠叱李義府仗下皆驚草奏劾博陸侯廷
中咸肅久矣二公之不作去之千載而若存其惟某官
有孟氏養氣之剛有曾子守約之勇不繇一介之助自
結九重之知屬者國有世卿朝多私黨士登光範但知
章蔡之恩公立上坡首抗鄒陳之疏曰厚俗以教慈孝
曰命相以杜覬覦然後君臣之分嚴然後父子之倫叙
然後九鼎之勢重然後太阿之柄還饜鮑魚於臭腐之
餘在諸人易縛猛虎於咆哮之際爲執事難茲拜雜端
以旌忠直必有以銷弭異時反覆之患必有以堅凝前
日挽回之功既三院之編更風稜尤峻由中司而大用
典故則然益進昌言永扶熙運某屬叨乘傳登聽置郵
在古靈臺中幸早陪於末至拜延英門外獨阻賀於太
平

賀謝殿院

出綉楓宸提綱栢府古者國有拂士莫如諫爭之臣故
事臺無長官尤重雜端之任贊書初下輿望翕歸自昔
明目達聰之朝必用犯顏敢諫之士有希文求叔實開
天聖慶曆之太平無元城了翁誰爲元祐建中之命脉

偉矣執事今日之拜凜然羣公先正之風共惟某官養
孟氏之至剛聞曾子之大勇頃我豸角親捋虎鬚舉扇
障元規之塵安能澆我裂帛沮延齡之相不亦壯哉自
拂袖觚稜之邊徑誅茅廬峰之下屬者負宸收倒持之
柄臨朝思曲突之言趣歸邇英俄摧補闕論蔡新州於
題車蓋亭之後孰不力攻彈王金陵於入政事堂之初
尤其先見丹心不改素論愈堅貴璫咸憚於溥夫掖庭
知有於質肅皆謂霜稜之勁宜居風憲之雄觀三院之
壁題姓名可考由中司而揀任典故則然益進昌言永
扶皇極某屬叨乘傳聳聽置郵在古靈臺中何幸獲陪
於下客賀延英門外自嗟不及於武人

謝閣學王侍郎薦自代遂

寶度優賢姑慰國人之望公車引類誤蒙閣老之知所
愧衰年曷堪盛舉自唐虞之命元凱至漢魏之冊公卿
伯益作朕虞乃欲讓于朱虎華歆拜太尉亦乞授於管
寧共惟本朝薦代之規尚存古人相遜之意况公之褒
貶嚴甚而士之軒輊繫焉如某芳猶菲菲髮已種種向
來言語類楚接輿之狂老去形骸有哀駘駘之惡逢人
莫不掩鼻通國無與立談避謗深藏貪榮浪出念正始
世嘗聞中朝之金聲數元祐人僅見南都之鐵壁運之

隆替有公等在意所予奪而天下從何取於兩端空空
之夫欲進之九官濟濟之列豈憎媼媚寧予羸踈茲蓋
伏遇某官性學窮乎天淵直聲動乎穹壤坐虎皮閭新
義士所樂聞執牛耳主齊盟孰敢不聽亦猶歐稱子美
坡獎介夫求全實難取節亦可某年侵耳順事與心違
回首故棲未免負鍾山移文之媿乞骸早退庶不為古
靈薦景之羞

受告謝程中書公許

濫長鳩工適當鴻筆寓河洛圖書之直臬事有光拔御
雲黼黻之文綸言甚寵曾謂至愚之質併加溢美之褒
暨觀西掖之雄辭無出東坡之巨擘袞鉞一語風雷四
方凡五采之彰施蓋萬口之傳誦侯利建由江左憲臣
而進擢范子奇以將作大匠而召還非兩制如金石之
不刊則二人與草木而俱腐歟今漢詔復出蜀珍如某
者父息影而深藏忽強顏而浪出孔殘負二宜去奚待
人言嵇康有七不堪懼嬰世患至若躡升華序驟昇隆
名身縻牡駕駒轡之間較經殿閣鸞臺而下念其江湖
流落之夕飾以雲漢昭回之光昔靈均自言有衆女之
余嫉虞翻遺恨無一人之已知詎意孤生親逢殊獎良
由筆端之子奪當不待身後而議論公驅馳頓覺於光

華舞蹈不知其嗚咽茲蓋伏遇某官國之龜玉學者斗
山文辭獨行于朝廷言議可著之廊廟盛德大業爲歌
頌其誰宜賸馥殘膏被沾巧者多矣綠綈初下皓首尤
榮然某親年愈高官情亦薄上書而乞骸骨庶幾得竭
力於旨甘函詔以示子孫焉敢委大惠於草莽

謝王侍郎舉自代

挂

登賢禁彙有大勲勞引類公車不遺故舊吹噓所及晚
暮奚堪歷觀昔賢有處高位雖得輿而無愧猶推轂而
不休或評陸遜之才名宜爲已代或表錢徽之年輩謂
在臣前遐哉遺風盛矣茲舉伏念某入山林而不密迫
鍾漏而猶行好事傳訛記三五少年之作傍觀責備笑
六十老翁所爲不能埋輪而立聲名蓋嘗上疏而乞骸
骨惟論交之再世况受業之同門聽輔嗣之金聲親陪
麈尾得右軍之繭紙常珥篋中車笠之勢又分膠漆之
情不改屬者寵嘉勞舊登陟論思運流馬以餉邊邑屬
車而上雍仰盛世夔龍之遜必允僉諧先平生管鮑之
交懼非確論茲蓋伏遇某官提老師之文印傳名父之
心燈謂人物眇然深起乏材之歎憫朋友缺矣首歌伐
木之章既信復疑以榮爲愧某摧頽暮齒感慨盛心尼
父夷吾豈果不如於農馬退之東野願爲相逐之雲龍

回賈制書

驅馳遠使予環猥被於上恩獻納近臣推轂端猶於餘
論愧謝函之未貢辱慶問之俯臨伏念其誤隨弓旌起
駕輶傳未免低徊以就飲啄詎能奮發而立聲名無復
着鞭甘避諸君子之三舍但思全璧下從先大夫於九
原子職有虧使事無補屢叫閤而引去忽馳驛而喚歸
葵藿傾陽戀闕之心固切桑榆垂暮循陔之日幾何雖
九重惟行之令已盼然一介不移之愚難改只俟黃符
之下即遂斑衣之還凡此僥踰出於吹送茲蓋恭遇某
官奮孤忠敵王愾出隻手扶天傾合人詩篇雜杜陵老
而無辨太傅議論多漢朝儒所未言有赫赫之功名尚
惓惓於人物乃如醜質亦拜好辭某盥手剝封滿懷堆
感江雲日暮何由陪太白而論文浯石天齊尚欲繼次
山而作頌

荅韓徽州

共理惟二千石稔聞謠頌之聲一封奏九重天聊舉激
揚之職愧納交之甚僭辱執禮之過謙恭惟某官玉雪
雙清墳篋迭奏尋昌黎之墜緒發為文章治文公之故
鄉興其仁遜一洗期會簿書之俗挽回禮樂教化之風
誦絃月異而日新襦袴昔無而今有寧減太倉紅腐之

粟以活旱歲赤窮之民作牧者多如侯有幾與人誦子
產其誰嗣之朝廷知弱翁且大用矣某早識大馮之半
面晚交小陸之下風雖結束於行裝敢蔽蒙於嘉績公
真所謂循吏蓋博采於僉言僕雖不及古人安敢當於
私謝

荅池州魏通判

疏渥佐麾消剛滌籀屬時天塹大爲固圉之防爰屈時
髦小試康沂之績先聲攸暨羣聽已孚伏惟某官妙質
天成雋名日起先文靖如山澤之有龍虎偉矣傑魁賢
公子譬戶庭之生芝蘭居然秀美早繇内幕晉列中朝
鴻行方快於九遷驥足乃煩於再展人疑支壘不足題
仲舉之輿上念故家將親訪魏公之笏會盼迅召寧久
平分某自笑滯留尚叨寅協向來樞府蓋嘗屢拜於北
平歲晚郎君僮許重窺於東閣

賜第謝丞相

對玉座而乞身未容還里賜金丹而換骨仍使登瀛雖
奎畫之明揚實化鈞之密啓龍光百倍辭受兩難竊以
稀闊之舉惟其人遇合之際繫乎命名相如陳正獻僅
除元履之官前輩謂史太師不了放翁之事魏則終身
而長往陸方錫第而左遷未有既齒名於皇朝俊造之

科復著籍於上帝圖書之府是爲異數當屬奇才如某
者學久精專性多遺忘河陽耕牧莫能成周南太史之
書分曲田廬但欲卒銅川府君之業其進非由秀孝茂
異之選所望不過國舍虞比之遷辰獻警言午敘細札
茲所謂本朝之曠典舉而華孤士之一身黃牒懷歸絕
勝桂生於墳上青編老去恍驚藜照於閣中舊無千佛
之姓名新有羣仙之指點衆羨致身於清望獨知回首
於欽翹昔在端平早陪末至豈必立定夫於莫雪居常
坐公揆於春風前以宗伯侍邇英已辱纂修之薦後乎
秀巖開史局未酬推挽之言及甄陶歸掌握之中果位
置越拘攣之表何異加冠巾於澄觀施朱粉於無鹽筆
研久荒忽忝場屋遺才之舉布韋相語將有渠觀無人
之譏茲蓋伏遇某官開誠心如武侯持衆美如房相謂
取工之規模宜廣謂有司之尺度太拘育英才在大臣
所以儲國家之用以科第與風漢得無貽門館之羞况
荒淺未能誦祈招之詩而辨博不足奉帝丘之問恐干
清議徒竊隱憂某取數過多受恩罔極向春風夸得意
非復看花走馬之時以紀傳易編年徒有絕筆獲麟之
感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鄭少師

對玉座而乞身未容還里下並同 丞相至昔在端平早陪末至

非止稱盛憲之名於九牧抑且誦杜甫之句於百僚方

吐哺下白屋之時所傳已廣及辟穀從赤松之後此念

未忘生成甚咏抱之勤位置越拘攣之表下亦同 丞相至茲蓋

伏遇某官好善取優譽毫無斃謂取士之規模宜廣並

同承

謝趙知院

露疏乞身願補南陔之章句奎文錫第俾司東壁之圖

書內竊殊榮外包厚愧歷觀人物會通之際因歎書生

遇合之難皇祐諸老力挽聖俞竟止京朝之授隆興二

題復著籍於羣玉山之頂是為異數當屬司材如某者

學欠精專性多遺忘下並同 丞相至眾羨致身於清望獨知稽

首於欽翹每造膝議延英政事之餘必極口誦子虛游

獵之作奚異加冠巾於浴觀施朱粉於無鹽筆研久荒

忽忝場屋遺才之舉布韋相語將有渠觀無人之譏茲

蓋伏遇某官開誠而布公推賢而揚善謂取士之規模

宜廣謂有司之尺度太拘育英材在大臣所以儲國家

之用以科第與風漢得無貽廊廟之羞餘並同 丞相

謝陳大參

露䟽乞身願補南陔之章句下與知院同至衆羨致身於館殿

獨知稽首於門闈念昔先君論交諸老及細攷碑陰之

友誰堪托身後之孤方槃澗翁居北山嘗列執經之弟

子今中書君開東閣未忘受業之陳人每造膝議延英

政事之餘下與知院同至以科第與風漢得無貽甄治之羞餘與

同前

賀鄭丞相

制麻播告揆席登崇太傅曰三公特寵初潛之舊人主

論一相盡收旁落之權政出朝堂慶流宗祏嘗慨君臣

之際莫難心德之同或親事法官莫望其末光或仰視

飛雷不荅於一語風雲之會不契巖石之瞻寔輕所以

季然問仲由毋求謂具臣矣必若孟子論伊尹管仲先

受學焉恭惟某官手挾龍飛力扶螯斷初元一變粹然

用涑水之規摹歲晚重來見者異潞公之年貌上欲託

國者屢矣公輒乞身而避之徇佯孤山夢寐一壺屬甘

泉之烽踵至而延英之議背馳臨朝不怡當饋太息孰

德望隆重能折逾夏之驕孰心事和平可壹洛蜀之黨

艱矣政事堂之任屹然靈光殿之存謝傅未起之謂何

甘盤欲遜而不可必有以易置壞局幹回危機扶天下

之綱紀文章繫中國之衣冠禮樂問朝問左右咸無異

言惟天惟祖宗克享一德方將開紫蓋之運然後從赤
松之遊某進觸悔九退安義命每佩臨別承君之訓不
通平生元城之書然猶聽避新麾超加美職託孤危於
大化勉忠孝於暮年昔誦狼跋之詩常願歸於公且今
被羊裘而釣安敢累於君房

二府

播告辨朝登崇碩輔上於二三執政將託國家公以第
一流人同升廊廟士心咸附民聽具孚切謂自昔無不
和之大臣矧今有難平之幾事傳巖之羹何衡之鼎古
訓具存慶曆之車元祐之舟先賢深戒聖矣九重之獨
斷赫然二府之一新恭惟某官員字宙一名凜霜日之
節其言議可以暴之當世其忠實可以對越上蒼明家
關係以重輕海內期望其出處天留之以歟諸老帝待
之尤異羣公屬者邊遽繹騷廟謨納鑿方將彊本收千
里折衝制難之功是必改圖自一堂聚精會神而始決
於夢卜付以機衡必調膠絃必鑿覆轍必開景運以弭
厄數必實元氣以禦外邪毋使淮南論漢廷公卿如發
蒙耳矣將見魏人謂江東將相豈下人者哉遂踐台司
永扶皇極某頃繇庸品驟齒名流叔厚排秦丞相之源
欲聲其罪子開坐蔡新州而去乃被此名孤聖主之睚

知辱明公之汲引然猶聽辭能軾進直義圖垂魚旌坊以娛親殺馬毀車而佚老非管仲將左衽被髮舉世所憂使倅輩得長衣清談繁誰之賜

除祕撰閣憲謝丞相

白髮奉親安於縣隱皇華遣使榮其繡行向非大臣之育材誰念小人之有母強顏承乏稽首歸恩伏念某屬者重來出於屢薦由任子錫科第若隆興寵務觀之時不旬月掌贊書用元祐待城翁之事僕無他諂巧以速化公有大力量以曲成方舉國勇於去凶而當寧聽其謝事詞臣接綦叔厚請恭揚老禮之姦言者疑曾子開

無忿嫉新州之意孤明主殊常之遇累師臣平昔之知一自退藏數為啓擬靈均去國至煩上帝之下招禹錫得州難強大人而俱往遂進隆名於中祕就陳臬事於外臺庭闈喜而加餐鄉井託其創見叱馭為忠臣回車為孝子慨兩全之實難按事者刺史飲酒者故人要並行而不悖服勞伊始辱命是憂茲蓋伏遇某官赤舄之歸方新緇衣之好逾篤溫公除吏莫榮子駿京東之行文正憐材不奪大年陽翟之志恩侔如翼報幾毫釐其敢不采問風謠平反幽枉諭指蜀道素鄙相如之誇回首渭濱不無杜老之戀

謝三府

既還親舍綵戲甚歡就建臬臺繡行尤寵初服勞於原
濕首叙感於欽翹伏念某技起諸生遭逢明主賜梅聖
俞王平甫以科第號爲異恩擢王嘉叟韓無咎於掖垣
出於獨斷每因宴見必竭愚忠及頒鬼質之除書屢獻
警言而駁議衆女諂諛孰知賤妾之心天王聖明卒赦
疊臣之罪親年逾耄官意漸闌辭予環恐有後至之誅
叨剖符又無俱徃之理敢圖廊廟祭王陽畏九折之塗
不出里閭俾相如馳四乘之傳吏民除道賓客滿門足
展丈夫之雄可謂書生之遇方將教萬世爲人子者豈
曰使四方無僕輩乎茲蓋伏遇某官懷仁義以敬王躬
勞謙而下士興念萍蓬之跡方爲救水之謀迺命孺文
按事而稱刺史庶令夢得有辭以白大人雖竊使安未
知報效某敢不博詢粵俗恪布漢條露綬而歸會稽陋
買臣之得志攬轡而清冀部希孟博之餘風

謝侍從給舍

綵服承顏便於晨省繡衣將指華以晝行繫遠士之超
踰繇近臣之吹送伏念某頃趨嚴召謬簡聖衷稱獎形
於堯言選擢出於義畫謂德裕少而力學不試有司謂
仲舒文有古風最宜爲誥偶逢明主之前席敢着時賢

之先鞭每侍華光畢陳於曝但求事濟矣必人知摺李
太臨宋敏求所見而爭上爲反汗被曾子開彭器資之
名而去誰與辨誣亦既退藏數蒙記憶雖身有驅馳之
志然親臨喜懼之年尚祭至情就膺隆委終南別墅免
違种母之訓言長樂安輿遂用蔡公之故事自謀不過
如此何德可以堪之茲蓋伏遇某官筆橐之班已兮車
笠之情未改念王陽畏九折阪出於真誠使相如乘駟
馬車極其尊寵祭視則可稱職實難某敢不圖報恩私
益肩忠孝咨諏而獲五善躬原隱之微勞平反所活幾
人奉庭闈之一笑

